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

第五十七之九

0163696
no. 18



163676

5.12.1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五十七

秋七月丁巳朔傳旨吏兵曹自今未滿箇月別例移差者不循資超級者僉議密封以啟議有不同具由以聞○戊午以成神為參贊李興叢知敦寧府事李順蒙知中樞院事鄭拓藝文大提學金益精吏曹左參判沈道源禮曹左參判南智李孟軫刑曹左右參判申檣工曹左參判柳殷之文孝宗並同知中樞院事王麟權蹈權希達並中樞院副使崔士儀仁壽府尹申熙大司憲奉礪慶昌府尹李叔時兵曹左參議趙賚工曹左參議殷阿里行僉知中樞院事僕循集賢殿副提學辛引孫左司諫尹炯知司諫院事朴瑞生判安東大都護府事池有容判鏡城府事裴惠鏡城判官鏡城之有判官始此○親傳秋享香祝○己未還給李湛職牒○庚申大司憲申槩上言刑曹據崔值所供劾臣以值前在高城贈生大口魚二尾臣惶恐漸報待罪于家命復臣職事臣雖不才長于風憲橫罹誣罔不宜含忍茲用昧死瀆冒天威兢悚戰慄臣所辨明之辭詳具刑曹劾案茲不備舉值之誣罔尤著者有四初見劾簡未能記憶其由問之家人皆云未見又慮或有冒名行詐者遍問族親之家亦未尋得唯有奴亡達者臣之從兄申丁道家奴也去四五年間行向江原道將行買賣以其主與值連族故到高城留數

日至五月初吉告辭值以生大口魚二尾與之曰路神告祀之費亡達面受
行至神祠用一尾又到淮陽遇相知人與一尾時有見知者數人與亡達俱
右然則此魚別有受者明有置處其不干於臣也明矣其誣一也生魚易爲
腐爛况當五月盛熟尤難致遠今高城去京將十日程也生魚豈能得
達乎其誣二也若隣里族親則雖爲微物容有相饋之理爲外官者不
行贈遺則已如有求媚而欲致勤厚之意則高城物產最饒之郡豈宜
以數百里之遠將生魚二尾行賄於達官長者乎其誣三也臣於戊申
己酉年間閑廢屏迹無一事權且與值素無半面之知又於內外婚姻
等親並無連係何緣行賂於臣乎其誣四也臣請此不難辨但使值來
對亡達與用魚時見知者聽其面詰則片言而情見矣臣欲令催督對
辨告乞刑曹至于再三刑曹不爲疾速施行乃緣赦例不復究問遂至
曖昧臣切惟風憲耳目之官雖爲微辭譏諷猶當避位待辨今值之言
物雖甚微而誣罔甚著然已達於天聰已播於衆聽慮有傾險之徒將
侮之曰受贈事教蒙赦司憲則臣安能人人而解說又安可覘面而糾
百瘡玷已而格庶物乎伏望聖慈憐臣取侮逆臣職事不勝幸甚命
令就職槩又啓刑曹已分辨則就職猶可也未決正而蒙赦有疑物議

且風憲之任職在糾理尤有嫌焉請適差 上曰毋嫌出仕○命左代
言金宗瑞問安于三使臣張定安曰張童兒處須令本國人運糧給之
宗瑞曰運糧之事諸大人皆曰張童兒所率軍人牛馬甚多鷹網未設
之前可令率來頭目受去以除輸轉之弊 殿下聞而喜之定安曰然
則分二運出來受去爲可又問柳宰相何日發京宗瑞曰初六日將發
頭目崔真謂宗瑞曰運糧事張童兒雖使本國輸轉吾將止之曰今朝
鮮捕海青土豹事多若加運糧則小邦之民不勝其弊朝鮮之民亦是
皇帝之民不可不恤且大人率來軍人時未設羅並皆遊手宜使來
受則必從吾言矣○傳旨詳定所官吏犯公罪杖以上還任之法一從
律文京官雖累次遷轉每年兩考至三十箇月通考外官亦每年兩考
至三十箇月通考至六十箇月又通考所犯次數輕重而罷黜之已會
立法然京官雖無罪責每居上等或窠闕不足則不得已而散獨守令
三犯杖罪者仍職不罷則頑慢無恥者願無懲戒必有陵夷之弊且近
年之赦全在喜悅人心宥徒罪以下耳上項赦前已決杖罪並論罷黜
則有違示信之意不論守令赦前之罪則京官之無罪者亦或置散似
厚於守令杖罪三犯以上守令罷黜便否其議以聞黃喜益思誠權軫

許稠鄭招等以爲竊見京官無故而散者窳闕不足故耳非得已也不
可援以爲例外方守令罷黜有三例四中連三中及下等是已非以有
罪爲不勝任也若三犯杖罪者通考所犯次數輕重罷黜則乃是科罪
其在赦前者固不可並計也且赦者蕩滌瑕垢與之更始豈可追論以
失大信從之○辛酉柳殷之辭於三使臣使臣饋酒殷之不食肉曰母
弟死使臣曰柳相弟死宜改遣他人命安崇善告使臣曰豈無他人
但捕進獻海青大事也殷之年前往東北界已知捕鷹之事不可不遣
使臣曰柳相有憂色故言之耳○言憲府啓朴仁崇李光明其妻父柳
衍之疾苦無子不即往視及其卒也又不汲汲護喪請杖八十命依所
啓但光明功臣之孫只付處外方○司憲府啓崔淑井朴廷信等盜用
進上獐鹿又行贈遺至以公物換易蓑衣及其劾問不即輸情請收職
牒囚鞠從之○壬戌受朝祭○頭目李亮崔真等七人以捕海青及運
糧往咸吉道以判司譯院事任孝信爲伴送官兼管運糧事并賫贈張
童兒酒肉以行○大司憲申槩上言風憲之職上而朝廷得失下而中
外庶官是非邪正靡不得言其任大責重如此而臣以庸碌承乏長官
已多愧意今又被誣安然復職義所未安前日具陳鄙懷乞解職事未

蒙俞音惶恐隕越措躬無地天地神祇昭布森列崔值贈遺錙銖之物未嘗及於臣之家隻字片低未嘗及於臣之眼但以攸司拘於赦例不使受者對詰於值終未釋然此臣之所以痛恨也事既未明人言可畏伏望聖慈憐臣漸報拍痛迺臣憲職命就職○癸亥命安崇善邀使臣于太平館昌盛張定安等至 上迎入慶會樓設溫斟宴尹鳳疾未來命鄭釜賈酒肉往慰之○震男女六人于積善坊○以酷暑放輕繫○吏曹據京畿監司關啟各道程驛察訪授以京職以任便否議于政府諸曹金益精以為宜差遣京官滿三年迺代南智奉礪皇甫仁柳孟聞朴信生申穡等以為察計七內給西班牙迺兒四限二年相迺受職崔士康鄭欽之趙啓生成抑李孟昉申商盧閑安純等以為有所建立者則臨時以京官以任其餘仍舊許稠權軫孟思誠黃喜等以為以時行差遣滿三年迺代則可見成效站驛必能阜盛但八道首領官迺兒每患難得若加察訪七人則迺兒甚難宜皆以前銜差遣行滿二期迺代從喜等議○甲子視事○親傳 元敬王后忌晨祭香祝○咸吉道經歷韓瑞龍辭引見曰本道之民流移者衆近因使臣騷擾尤甚往勤撫恤○丁卯受朝祭○以奉礪食兵曹右察判皇甫仁刑曹左察判李益珍慶昌府尹禹承範工曹右察

判虞肅祥刑曹右叅議尹璠工曹右叅議鄭萃右副代言辛引孫左司
諫○傳旨刑曹各官或不造犴獄境內罪人移繫他官徃 養獄甚為有愆
雖已營構或頗隘陋罪囚群聚每遇寒暑生病致傷自今各官無獄者
新構隘陋者改修區別男女及輕重罪囚所處令其冬燠夏涼以廣欽
恤之仁○朝廷易換牛六千隻分六運解送遼東咨曰宣德七年五月
二十九日欽差太監昌盛等官齎捧到勅書該近遼東都司奏屯軍缺
牛耕種已勅山東布政司運布絹詣遼東附近王國之處收頓聽候王
可令國中人民選堪用耕牛一萬隻赴遼東市內貨賣俱照永樂年間
例給與布絹庶幾官民兩便欽此切照小邦自來牛隻孳產鮮少又且
矮小緣係欽奉事理不敢有違除令在城大小官吏軍民及在外各道
州縣官民但是有牛之家選揀到堪用雌雄牛隻分運陸續起解先將
初運牛一千隻差陪臣上護軍金乙玄管押前赴遼東都司交割外今
將牛隻毛色雌雄齒歲開坐合行移咨請照驗轉達施行希文回示○
戊辰受常叅視事輪對○賜中樞院副使尹重富米豆并四十石○命
移金陟于家鄉近地以其母上言也○張定安求銅鑼子二命給之○
己巳受常叅○命議于政府諸曹曰刑曹斷崔石伊元忠吉等銷錢鑄

器之罪以爲石伊父子宜以只坐尊長論劉乙夫以爲從論似未合義
處之何如南智柳孟聞朴信生申檣金益精鄭欽之趙啓生成抑等以
爲石伊先意圖謀銷錢鑄器宜置極刑仁世之罪雖不可與石伊等論
然家人共犯坐家長律有定制仁世亦不可不刑也唯波回爲從宜
免罪劉乙夫則所犯各異宜與石伊同罪李孟昉安純許稠權軫等以
爲石伊首謀其父仁世只是知情不可以家人共犯之律處決當以首
謀石伊置極刑仁世勿論至若乙夫則所犯各異不可以從論 上曰
放仁世餘皆照律以聞○戶曹判書申浩卒輟朝三日致吊致賻○庚
午尹鳳求磁瓶二事命與之○辛未昌盛求鞍籠三件尹鳳求油氈張
定安求箭筒及粧刀之物命與之○差判司譯院事趙忠佐管押二運
牛一千隻解送遼東○壬申受朝參輪對○尹鳳裘向咸吉道命右議
政權軫判書鄭欽之左代言金宗瑞餞于普濟院以兵曹參判李澄玉
爲接伴使○教旨諸君勢家奴隸散居外方者各官守令未得差役因
此賦役不均實爲未便上項各處奴隸並令差役如有抗拒者論罪守
令不差役者並治其罪○癸酉輪對○甲戌受常參視事 上謂大臣
曰近日銷錢鑄器者政府六曹皆曰父則知情子則首謀堂以其子置

之極刑是合予意然一家之內父亦與知且律文有家人共犯只坐尊
長之言則釋父不論可乎右議政權軫啓子之銷錢其迹甚明豈宜舍
子而加父不須更議 上曰然則當從衆議然事關死生更議以聞○
左代言金宗瑞啓慶尚道鎮軍欲依騎船軍受職再三擊鼓此非冤抑
之事而煩瀆天聰罪之何如 上曰既失所願又被其罪誠可憐憫雖
爲煩瀆勿令治罪昔元肅爲知申事有以非義擊鼓者肅請論罪予不
罪之如以不順之事連煩擊鼓者詰而罪之可也○上曰今從勅旨不
聽使臣所求然當冬月造給煖衣則前已行之今歲暑氣太甚而不給
布衣予心未安今雖入秋餘暑尚存贈以布衣何如權軫許稠對曰今
已入秋雖不給可也○上曰人言造獄則其禍屬上此語何據金宗瑞
啓古典所無 上曰修治犴獄者乃欲罪囚得其寢食之安初非好刑
而爲之也何禍之有此必世俗之言甚無理也○輪對○遣宣慰使李
興費于咸興○司諫院啓詳定所錄事吳徽越六級受職柳規鄭韶等
以啓功超受宣務縣監請依成法亟命改差以杜冒濫之弊命吏曹改
差○義禁府啓私奴龍大打殺私奴其金律該處斬從之○刑曹啓永
興囚百姓金行廊打殺妻兄沈莫同律該處斬命減一等○江原道監

司啓使臣經過諸郡請藏冰支持 上曰予亦常謂使臣咸吉通之行
賈冰奔走其弊不貲欲於道邊州縣藏冰以供今有是啓宜允之○先
是襄陽人百姓朴堅內等殺記官有智監司高若海覈其實移牒刑曹
刑曹以爲未悉請令趙克寬金連枝等并鞫以啓克寬等劾若海等所
推不實若海悉書堅內打殺有智之狀投諸代言金宗瑞曰事之明白
如此克寬所推未知何意 上若有問其悉以啓宗瑞直以其書啓云
若海心欲發明下義禁府○乙亥輪對○傳旨戶曹咸吉道近因支持
使臣民弊固多而今又築寧北鎮城及烟臺等事民生甚困其減今年
田租三之一○禮曹啓宗貞盛因宗貞澄使人付送進上之物及書契
請勿納之下詳定所議之黃喜以爲彼雖不識禮義不可不一例待之
前此宗貞直因人付送進上之物及書契不受今受貞盛請托之物臣
恐未安孟思誠許稠鄭招等以爲島夷不識禮義不足與較受之何如
從思誠等議○丙舍入金復恒于義禁府以復恒嘗任寧越郡推鞫堅
內之事而高若海投書金宗瑞之時復恒亦與其議也○張定安求皮
帨昌盛求印經紙命與之○丙子輪對經筵○遣宣慰使李尚興于吉
州○黃海道平山府大雨山頽壓死者九十人○丁丑輪對經筵○親

傳 敬順王后忌晨祭香祝○昌盛張定安往少卿韓確家命禮賓寺
設宴○禮曹啓中外大小臣僚於 中宮朝賀辭謝進膳等事請依古
制並令稱臣從之○刑曹啓前司正李英德燒錢鑄器隊長金春捕以
告官春以私忿捕告非凡人捕告之例不宜賞給下政府諸曹同議皇
甫仁以爲金春知英德燒錢之事非一朝夕若無爭財之忿則終不發
告宜從刑曹所議施行黃喜等以爲當依受教賞給從喜等議○律學
別坐朴有典上疏曰辨正誤決不可以久淹也如其正決則雖不辨可
也誤決則久未伸抑豈無怨乎今者狀告誤決之法決事官吏遞代
以後許令告狀以簡辭訟誠爲美法然其房掌雖若遞代必待同暑官
吏皆遞以後許令聽理則或積年而猶未伸抑至於歿身冤及子孫者
有之或不知官吏遞代不及告狀亦或有不及親著之限者其冤不少
願自今都官誤決則令刑曹漢城府辨正刑曹漢城府誤決則令司憲
府辨正以解冤仰今私賤避役逃亡相隱於父子之家若依親屬相爲
容隱律勿令推考則甘心逃亡隱於父子之家終不現役者頗多自今
避役容隱者推其父子下政府諸曹同議以啓○宗貞盛遣人獻土物
回賜正布四十匹○戊寅受常參輪對經筵○親傳度祖忌晨祭香祝

○安崇善問安于使臣使臣曰吾頭目四十一人請造靴給之荅曰
殿下已知之矣○義禁府啓舍人金復恒律該杖八十再請若海之罪從
之若海勿論○差司譯院注簿吳貞貴管押三運牛一千隻解送遼東
○唐辰張定安放鷹子漢江等處命同知中樞院事李蕝賈酒肉往慰
之○昌盛求弓韃矢服頭目三十各求油皂 命皆與之○吏曹啓國初
承前朝之制於社稷宗廟大祭攝行大尉則兩府其餘司徒大常卿光
祿卿皆以職事正三品充差司徒即今之薦俎大常卿即亞獻官光祿
卿則終獻官也司徒以六曹典書受落點差定永樂十三年詳定諸祀
儀式之時社稷 宗廟薦俎官亞獻官皆以二品爲之洪熙元年受教
薦俎官終獻官以正三品差定然六曹叅議負數不多故以諸寺監判
事差之今加設六曹叅議而諸寺監事務煩劇且判事不如堂上之尊
請自今社稷 宗廟攝行大祭薦俎官終獻官皆以叅議以下副提學
以上堂上官受落點差定從之○辛巳昌盛求楞嚴經三十件所粧常
紙白奏紙青薄紙及經匣等物命與之○禮曹啓迎春東郊本是天子
之禮唐宋朝賀儀並無立春賀禮請自今停立春賀禮從之○大提學
鄭招上書曰謹按古之祭社祭石主設莞席以擬神座而已後世乃有

神位牌非古法也伏觀洪武禮制九縣社稷圖社稷同壇設石主壇中
挾石主左右設神位牌竊尋制作之意以州縣之壇當降殺於朝廷不
為異壇而同壇以石主不專為社主而為社稷二神之主以是不以石
主置於社位而置於社稷二神之位中至於祭時當祭二位不可設二
位奠物於一主之前故夾左右設神位版雖其制作不師古法出於一
時之見然而社稷並尊無有失尊之病則猶古意也今我朝社稷壇既
倣古禮社稷各為一壇以專其尊置石主於社稷之中則當依古禮以
祭石主也今乃移社位就於東偏設神牌以后土氏神牌設於西偏稷
壇亦然而曰此依洪武禮制也臣愚以為洪武禮制既不合古而今之
所為又失洪武禮制之意也洪武禮制社稷同壇而以石主居中社稷
並尊之位不可一偏一正故夾石主設神牌猶之可也今社稷社與配
位后土夾石主而分處東西兩偏稷壇稷與配位后稷分處東西兩偏
是正位為配位所屈不得當尊其中矣豈合於洪武禮制乎今之所以
使社位不得當石主稷位不得當中者其說有三焉一則以配位在西
陛之北未便也二則使酒尊依唐宋禮在於壇上也三則使控揭歌工
依唐禮登壇也臣愚以為皆未可也配位在西陛之北誠為未便然而

大几卑者爲尊者所壓而未伸則有矣未聞欲伸卑者而使尊者失尊也今欲使配位不在西陞之北使正位失當中之尊無寧使正位當中之而使配位被壓乎無已則移東西陞使小北三尺則配位得在西陞之南矣至於酒尊陳設隨地之宜耳非有一定不易之義也唐宋禮天子之制壇廣五十尺則酒樽在於壇上洪武禮州縣之制壇廣二十五尺則酒樽在於壇下其意可見矣今以二十五尺之壇欲做五十尺壇之制何異圓鑿而方物乎其執樽者所處去配位僅一步餘耳立而臨視似不敬况緣此而使正位失尊哉若歌工登壇則非惟不可固不能容矣唐禮以鼗鼓歌鍾歌磬控揭琴瑟歌工登於壇上持匏竹者立於壇下使一部之樂半在壇上半在壇下者以五十尺之壇尚不能盡容也宋禮不用樂高麗詳定古今禮歌工並在壇下矣今社稷壇廣二十五尺耳神位及奠物排設約十許尺獻官酌獻位及執事往來行禮之所約十許尺只餘五尺耳登歌陳設節鼓二爲一行歌鍾歌磬控揭爲一行琴六爲一行瑟六爲一行歌工二十四人爲二行以行計之則合六行以人計之則合四十二人雖蜂屯蟻集促膝如束安能容之假使容之逼迫神位大近工人衣服潔淨者少汙垢薰蒸穢惡恐神亦厭聞之

矣又况緣此而使正位失尊我至於執禮唐宋禮皆在壇下無在壇上者未知今之使處壇上者出何典記微臣愚味非固執所見必欲勝之者誠以社稷至尊至重不可失尊今當一依古禮改築壇壝之初職在禮議所有管見不敢緘默伏惟 睿裁○是司宰副正俞興俊管押四

運牛一千隻解送遼東○壬午遣上護軍李藝護軍金久岡回騁于日本答國王書「我兩國世修隣好常敦信義今又專使報騁喜慰喜慰所惠禮物敬已領受茲遣臣李藝等往申謝意不腆土宜及所示藏經俱在別錄切希領納中國板印大藏經二部白縣布幕一座白布帳二條雜彩花席袂地衣一副黑細麻布白細苧布各二十四匹白細綿紬三十匹滿花方席滿花席各一十張雜彩花席二十張虎豹皮各一十領藍紅斜皮各五領人參一百斤松子四百斤清蜜二十斗禮曹致書大內多多良公曰今者貴國殿下專使修好我 殿下差人回禮異拔舩護送不腆土宜白細縣紬苧布各一十匹雜彩花席一十五張豹皮二領虎皮四領致書九州都元帥源公如右贈白細縣紬苧布各五匹彩花席一十張豹皮一領虎皮二領致書關西道大友源公贈白細縣紬苧布各五匹雜彩花席一十張豹皮一領虎皮二領致書左武衛源公

曰我國人民曾爲寇賊劫掠轉傳鬻賣散居九州等處父子懸望爲日
久矣惟冀啓達 殿下推刷發還土宜白細絛紬黑細麻布各一十五
匹雜彩花席一十五張豹皮二領虎皮四領放回拘留對馬一歧等處
住人男婦共二十三名致書西海路一歧州太守佐志平公贈白細絛
紬苧布各五匹雜彩花席一十張致書對馬州右馬助宗貞澄贈白細
絛紬苧布各三匹雜彩花席五張致書對馬州太守宗貞盛贈白細絛紬
苧布各五匹雜彩花席十張刷還被留男婦共六名○知申事安崇善啓
許稠語臣云中樞院即古三軍府也聽事甚卑下禮曹郎廳則甚高或
值宴享之日郎官等招致倡妓醉戲失度一品宰相反居卑下之所常
爲判府事心常憤之近緣中樞院之啓給禮曹郎廳竊謂中樞院堂上
得處禮曹郎廳必與禮曹堂上互生嫌隙前朝之季文武群臣相猜不
靖遂致大患中樞院與架閣庫換給爲便 上曰相換可也崇善曰不
可勒令相換宜聽中樞院之議施行上曰呼本院郎廳議問以啓崇
善又啓築城大事必不得已而後爲之然吉州鏡城等官今因水災人
民壓溺死者幾五十餘名覆沙之田一千八百餘結請姑停寧北鎮築
城之役 上曰吉州以南禾穀稍登當此時役民築城爲便○昌盛張

定安等請看雜戲命義禁府軍器監率衆枝陳戲盛等樂觀極歡而罷
○張定安求盛佛像縣布岱昌盛求寫金剛經黃葉紙命與之○癸未
召三議政議曰曾令咸吉道築寧北鎮城永興安邊高原預原龍津等
官居人狀告近因蝗虫水旱之灾全失農業民皆仰食義倉今年六月
又值霍雨損傷禾穀而加以築城寧北鎮交割易換牛隻于博川又備
貢物及鐵物又設捕鷹機械築孳息牛場兼以支持使臣捕進獻年魚
等事一家之人盡數出役則非唯未備救荒之資禾穀亦未收穫產業
艱苦請於春節始役姑停今年築城之役今觀此書不欲一事役民然
春不役民其法已立於今秋始役來秋畢役何如黃喜孟思誠權軫等
以爲非獨此弊吉州鏡城等官大雨人多死亡禾穀亦傷不可役民春
不役民雖有成法然不得已之役則何計春節而况從民願役民王政
美事謂從狀告施行又曰永興伯崔氏內外孫復戶乎否僉曰允立法
須有據依 王室袒免以上親則復戶其餘則不復矣又曰近者諫貞
以錄事吳徵越六級受職請罷其職以守成法予意亦謂允別例受職
者如本職九品陞八品八品陞七品七品陞六品隨品除職似爲便益
豈宜超資以亂爵位然前比如此受職者非一至吳徵別立新法亦未

便處之何如僉曰成衆去官之法不拘本品且錄事之輩甚衆不有別蒙去官之路不廣况錄事七八品逆兒之職輪次除授故不要拜職受錄只要去官宜仍舊勿罷職又曰刑曹啓本宮奴鄭萬百姓金奇等於頭目及採捕軍處賣馬請依教旨施行其牙人宮奴尹天杖一百流三千里予意以爲宜不置死刑然即今決杖乎待使臣回還杖之乎僉曰宜各減一等即令決杖爲便雖使臣聞之不爲之輕矣從之○禮曹啓使臣張童兒所送頭目因他事以來求鹽醬魚霍請荅以邊塞軍門艱苦無儲若使臣專委送人則給鹽醬一二石魚霍一二駄從之○兵曹啓咸興以南各官各色軍戶內請推刷漏挾人丁依北青以北加現人例充定正軍命與政府諸曹同議參贊李孟昉等以爲宜從所啓領議政黃喜等以爲本道連年支待使臣今年又築北寧鎮城又設烟臺民下事多姑以北青以北加見人丁依教旨作牌從之○賜香醞及燒酒于讓寧大君○甲申張定安謂館伴盧閑通事艾僉曰殿下敬上之心至矣委差宰相館待吾等甚勤惟爾在下之人何不敬朝廷譏笑吾等耶傳旨承政院曰李明德啓昨日晝奉杯昌盛因使酒打尹鳳房守人臣問諸金宗興荅曰酒風頭目聞之告盛盛大怒予欲加罪如何知申

事安崇善曰 上教允當即命義禁府鞠明德宗興等發言不恭之由以聞○使臣聞明德宗興等被囚遣李邊啓明德等失言自是醉中小過不足論請勿罪命安崇善答之曰今請勿推明德等爲我國寬容之意則美矣然外人莫不致敬而館伴及都監負乃發無禮之言宜當痛懲之未敢從也盛曰須從吾請命釋之○解送被虜逃來唐人金俊徐彌貴等于遼東○使曹啓今之損實敬差官即古之軍須察訪也察訪與按廉職任匪輕 太宗朝至以六曹察議差遣近來或遣庸劣之輩故有志之士皆恥爲之至有革除敬差之議請依舊制臺諫六曹以下各衙門勿論箇月揀擇差定命留之安崇善曰已往差遣者豈皆庸劣之輩今使曹所言太過 上曰所見如此耳何足恠乎○乙酉命安崇善告使臣曰李明德金宗瑞等不禮於使臣將欲鞠而懲之使臣請勿推故姑令釋之然未可進退于使臣處改以刑曹察判皇甫仁大護軍俞信代之昌盛曰須啓勿罪○禮曹啓使臣昌盛欲遊金剛山留二日其供僧諸事請聽使臣指揮臨時應辦從之○禮曹啓社稷攝事儀注曹與儀禮詳定所更議時日書雲觀預於隔季具時日春秋二仲上戊及獮日報禮曹禮曹啓散告收司隨職供辦齋戒前祭七日行事執事官受

誓戒於議政府其日未明七刻通禮門設位初獻官在北南向亞獻官

終獻官薦俎官在南北向西上監察在西東向執禮典祀官大祝祝史

齋郎協律郎掌牲令雅樂令捧俎官謂者贊者贊引在東西向每等異

位俱重行北上未明五刻奉禮郎分引行事執事官就位引初獻官就

位通贊就初獻官之左西向立代讀誓文曰今年某月某日上戊祭于

杜稷臘日 宗廟享官同受誓 戒當云祭社稷享一 宗廟允行事執事官不縱酒不食葱韭蒜蘆

不吊喪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書不預穢惡事各揚其職

其或有違國有常刑讀訖通贊贊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乃退允行事執

事官並散齋四日宿於正寢致齋三日二日於本司一日於祭所允散

齋治事如故致齋唯行祭事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諸衛之屬守衛壇

門者隊長每門各一人各於本司清齋一宿工人二舞清齋一宿於奉常

寺前致齋一日並集議政府肄儀前祭一日並集祭所九預祭者皆前 祭二日沐浴更

衣令漢城府清所行之路不得見諸凶穢表經其哭泣之聲聞於祭所者權斷陳設前祭二日忠扈衛設諸祭

官次於齊坊之內社稷丞帥其屬掃除壇之內外設饌慢於西門外隨

地之宜前一日雅樂令帥其屬設登歌之樂於壇北設軒架於北門內

俱南向社稷丞帥其屬設國社國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后土氏

俱南向社稷丞帥其屬設國社國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后土氏

神座於國社神座之左右稷氏神座於國稷神座之左俱東向席皆以

莞掌牲令牽牲詣祭所典祀官設祭器位於尊所以九設祭器皆籍以俟

告索既畢權衛執禮設初獻官位於北門內當壇南向設亞獻官終獻官薦

俎官位於西門內道北東向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東向

南上設監察位於北門內西北隅東向書吏陪其後設執禮位二一於

壇門內一於壇門外俱近西東向謁者贊者贊引在壇門外執禮之後

稍北東向南上協律郎位於社壇下近東西向雅樂令位於軒懸之南

南向設初獻官飲福位於稷壇上神座之東北南向設門外位祭官及

諸執事於西門外道北每等異位俱重行南向東上設牲磅於西門外

當門東向以北為上設掌牲令位於牲東北設諸大祝位於牲西各當

牲後祝史各在其後俱東向設亞獻官省牲位於牲前近南設監察位

於亞獻官之東俱北向位開壅坎二於壇之北壬地方深取足容

物南出陞設望瘞位於壅坎之南初獻官在南北向執禮大祝贊者在

西俱重行東向北上祭日未行事前典祀官帥其屬入奠祝版各一於

神位之右各有陳幣篚各一於尊所設香爐香合并燭於神位前次設

祭器實饌具每位各遵十二在左為三行右第一行形在魚鱗

乾棗栗黃文之第二行

捧子在前 菱仁及仁鹿脯次之 第三 豆十二在右為三行左 第一行

行白餅在前 黑餅換餅粉菱次之 醢次之 第三行 脾析在前 豚拍 鮪食 稌食 次之 俎三三在邊前一在

豆前 籩前 俎一實牛腥一實羊腥七體兩脾兩肩兩費并脊而解在兩 端肩實次之 脊在中 豆前 俎實 豕腥七體其載如羊床釋食儀云

九言在前者 豆右之俎三 一實牛熟腸胃肺一實羊熟腸胃肺一實豕 皆謂前也 籩實以稻梁黍稷在黍前 銅三在籩

簋各二在籩豆間 籩在左 簋在右 籩實以黍稷 籩在黍前 銅三在籩

簋後 實以和羹 爵三在籩簋前 各在 又設尊 豐國社大尊二 一實明水

著尊二 一實明水 山罍二 一實清酒 為三行 第一行大尊第二 一實明水

勻罍在壇下 兩 坵隅后土氏象尊二 一實明水 著尊二 一實明水 山罍

二 一實玄酒 於國社酒尊之西 俱南向東上 九尊 豐實明水 玄酒 為上 一實清酒 於國社酒尊之西 俱南向東上 九祭神之物 當時所無者

以時 代之 國稷后稷氏尊 豐并如國社后土氏之儀 設福酒爵 有胙肉俎

各一於國社 國稷尊所 又設國社俎 一於饌幔內 設 洗於壇門

外之西北南向 盥洗在東西 罍在洗西 加勺 篚在洗東北 肆實以巾 若

實以爵有站 設諸執事 盥洗於獻官 洗西北南向 執尊 豐籩罍者 位於

尊 豐籩罍之後 受香祝 前祭一日 晝漏上水一刻 有司設香祝案於勤

政殿 當中南向 設香案於其前 設 殿下拜位於月臺 當中北向 通禮

門 設典儀位於東階之東 通贊二人在南 少退俱西向 設左右侍臣位

於東西階之南相對異位重行俱北上設初獻官以下應行事執事官
位於殿庭道東異位重行北向西上設鹵簿於闕門外侍臣各具朝服
三刻獻官以下應行事執事官並集闕門外 殿下具冠袍校書館員
以祝版捧進近臣傳捧以進 殿下署訖近臣捧祝版及香置於案上
五刻奉禮郎分引左右侍臣入就位次引獻官以下入就位奉禮郎引
初獻官升自東階奉禮郎止於階下判通禮導 殿下出就拜位北向立啓請
再拜導 殿下詣香案前啓請跪近侍一人捧香合西向跪進一人捧
香爐東向跪進判通禮啓請三上香近侍負爐于案近侍捧香以東向
跪進判通禮啓請取香祝授初獻官初獻官西向跪受興還置於案
上判通禮啓請俛伏興導 殿下復位啓請再拜導 殿下退立於
月臺西東向初獻官捧香祝降自西階判通禮啓請鞠躬初獻官沒階
殿下平身初獻官出門置香祝於舁擔亞獻官以下隨初獻官以次
出門上馬軍士搯舁擔鹵簿前導至齊坊門外下馬入門各就齊所
香祝安於卓上省牲器前祭一日未後二刻社稷丞帥其屬掃除壇之
內外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加以巾蓋如陳設儀未後三刻亞獻官
以下應省牲器者俱以常服就西門外執禮帥謁者贊者贊引升入壇

下掌牲令牽牲就位贊引引監察詣社壇西階升行掃除於上升稷壇

亦如之降行樂懸於下訖復位謁者引亞獻官贊引引監察詣社壇升

自西階視滌濯執事者皆舉冪告潔升稷壇亦如之訖引降省牲位北

向立掌牲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亞獻官省牲掌牲令又前舉手曰

膾復位諸大祝各巡牲一匝東向舉手曰充俱復位諸大祝與掌牲令

以次牽牲詣厨授典祀官謁者引終獻官詣厨省鼎鑊申視滌漑監取

明水火取水於陰鑑取大於陽鑿陰鑑未能粹辨以井水代之大以供饗水以實尊贊引引監察詣厨省饌

具訖各還齊所脯後一刻典祀官率宰人以鑿刀割牲祝史以盤取毛

血置於饌所遂烹牲連皮煮熟其餘毛血以自器盛貯祭畢埋之社稷丞帥其屬掃除壇之

內外奠幣祭日丑前五刻丑前五刻即三更三點行事用丑時一刻典祀官帥其屬入實饌

具畢退就次服其服社稷丞服其服升設國社后土氏國稷后稷氏神

位版於座贊引引監察詣社壇升自西階按視壇之上下糾察不如儀

者升稷壇亦如之還出前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執禮帥謂者贊者贊

引入自西門先就懸南拜位重行南向東上四拜訖各就位雅樂令帥

工人二舞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南武舞立於懸北道東謁者贊引各

引祭官俱就西門外位前一刻贊引引監察典祀官大祝祝史齊郎社

稷丞恠津郎捧俎官入就懸南拜位重行南向東上立定執禮曰四拜

贊者傳喝九執禮有辭贊者皆傳喝監察以下皆四拜訖贊引引監察就位贊引引

諸執事詣盥洗位盥洗訖各就位贊引引齊郎詣洗爵位洗爵拭爵

訖置於篚捧詣尊所置於坫上謂者引初獻官贊引引亞獻官終獻官

薦俎官入就位執禮曰四拜衆官在位者皆四拜先拜者詣者進初獻官

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恠津郎俛伏舉麾興九取物者皆跪

真物則跪真工鼓祝軒架作順安之樂烈文之舞作八成恠律郎偃麾

憂敵樂止九樂協律即跪俛伏舉麾興工執禮曰瘞毛血於坎執禮曰

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執禮曰行奠幣禮謂者引初獻官詣盥洗位

南向立贊搯笏盥水悅手豐手悅贊執笏引詣社壇升自北陞詣國社

神位前南向立登歌作肅安之樂烈文之舞作贊跪搯笏執事者一人

捧香合一人捧香爐謂者贊三上香執事者奠爐于神位前大祝以幣

篚授初獻官初獻官執幣獻幣以幣授大祝奠于神位前七舉香授

官之右奠爐奠幣皆在獻官之左受爵真爵准此謂者贊執笏俛伏興引初獻官詣后土氏神位

前西向立贊跪搯笏執事者一人捧香合一人奉香爐謂者贊三上香

執事者奠爐于神位前大祝以幣贊授初獻官初獻官執幣獻幣以幣

執事者奠爐于神位前大祝以幣贊授初獻官初獻官執幣獻幣以幣

授大祝奠于神位前謁者贊執笏俛伏興登歌止謁者引初獻官降自北陛詣國稷后稷氏神位前樂作上香奠幣並如國社后土氏之儀訖登歌止謁者引降復位進熟初獻官既升奠幣贊引引典祀官出帥進饌者詣厨以匕升牛于鑊實于牲匣次升羊豕各實于牲匣每位牛羊豕各一匣入設於饌幔內謁者引薦俎官出詣饌所捧俎官隨之俟初獻官奠幣訖復位執禮曰進饌謁者引薦俎官捧國社之俎捧俎官各捧牲匣典祀官引饌入國社國稷之饌入自正門配位之饌入自左闈俎初入門軒架作雍安之樂國社國稷之饌升自北陛配位之饌升自西陛諸大祝迎引於壇上薦俎官詣國社神位前南向跪奠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諸大祝助奠奠訖啓牲匣蓋次詣后土氏神位前西向跪奠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諸大祝助奠奠訖啓牲匣蓋謁者引薦俎官降自西陛詣國稷后稷氏神位前俸奠並如國社后土氏之儀樂止謁者引薦俎官以下降自西陛復位諸大祝還尊所執禮曰行初獻禮謁者引初獻官詣國社尊所東向立登歌作壽安之樂烈文之舞作執尊者舉罍酌醴齊執事者以爵受酒謁者引初獻官升自北陛詣神位前南向立贊跪搢笏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官初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謁

者贊執笏俛伏與少退南向跪樂止大祝進神位之右西向跪讀祝文訖樂作謁者贊俛伏與樂止引初獻官降自北陛詣后土氏尊所東向立樂作執尊者舉冪酌醴齊執事者以爵受酒謁者引初獻官升自北陛詣神位前西向立贊跪搢笏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官初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謁者贊執笏俛伏與少退西向跪樂止大祝進神位之右北向跪讀祝文訖樂作謁者贊俛伏與樂止初獻官降自北陛詣國穆后稷氏神位前樂作升獻並如國社后土氏之儀訖曲終樂止謁者引初獻官降自北陛復位文舞退武舞進軒架作舒安之樂舞者立定樂止亞終獻初獻官將復位執禮曰行亞獻禮謁者引亞獻官詣盥洗位南向立贊搢笏盥手俛手贊執笏引詣國社尊所東向立軒架作壽安之樂昭武之舞作執尊者舉冪酌盞齊執事者以爵受酒謁者引亞獻官升自西陛詣神位前南向立贊跪搢笏執事者以爵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謁者贊執笏俛伏與引亞獻官降自西陛詣后土氏尊所東向立執尊者舉冪酌盞齊執事者以爵授酒謁者引亞獻官升自西陛詣神位前西向立贊跪搢笏執事者以爵授亞獻官亞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

者奠于神位前謂者贊執笏俛伏興謁者引亞獻官降自西陛詣國稷
后稷氏神位前升獻並如國社后土氏之儀訖樂止引降復位亞獻官
獻將畢執禮曰行終獻禮請者引終獻官行禮如亞獻儀引降復位執
禮曰飲福受胙大祝詣國社國稷尊所以爵酌鬯福酒合置一爵又大
祝持俎進減國社國稷神位前俎肉合置一俎謁者引初獻官詣稷壇
升自北陛詣飲福位南向立贊跪進搯笏大祝進初獻官之右東向以
爵授初獻官初獻官受爵飲卒爵大祝進受虛爵復於坵大祝東向以
俎授初獻官初獻官受俎以授執事者執事者受俎降自北陛出門謁
者贊執笏俛伏興引降復位執禮曰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執禮曰
徹籩豆諸大祝進徹籩豆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左處登歌作雍安之樂徹訖樂止
軒架作順安之樂執禮曰四拜衆官在位者皆四拜樂一成止執禮曰望
瘞謁者引初獻官詣望瘞位北向立執禮帥贊者詣望瘞位東向立諸
大祝取黍稷飯籍用白茅束之以籩取祝版及幣各由其陛降壇置於
坎執禮曰可瘞寘土半坎典祀官監視謁者進初獻官之左自禮畢謁
者贊引各引初獻官以下以次出執禮帥贊者還本位贊引引監察及
諸執事俱復懸南拜位立定執禮曰四拜監察及諸執事皆四拜訖贊

引以次引出雅樂令帥工人二舞出執禮帥謂者贊者贊引就懸南拜位四拜而出杜穆丞截神位版典祀官帥其屬徹禮饌以降乃退復命初獻官以下行事執事官各還齋所住一刻坎有司陳鹵簿於齋坊南門外如來儀初獻官以下行事執事官至外門外以次上馬行至闕門外下馬入門序立復命四拜訖退從之○丙戌命安崇善賚襦衣一襲貂裘毛冠耳掩護鞞靴套贈兩使臣又以襦衣及靴分贈頭目等昌盛曰前日但請給採捕頭目衣靴今並賜吾等吾等年前已受美衣今何敢望崇善荅曰製造甚麤然以使臣往後門泛寒之地故殿下贈之頭目等衣靴亦並賚來昌張受而感喜盛曰今來刻經僧二人請給度牒崇善曰度牒之法已有立限未易成給昌曰何限乎荅曰公私賤人要避賦役削髮者多故國家曾立限以禁蓋曰中國亦有如此之法大尉王生佛自西天出來人人逃役削髮故定限以止之然則吾等之請亦非矣又曰先往後門頭目等衣靴何以爲之荅曰已備將遣人送之矣○承政院啓司成金最家疫疾大作最死子女二人又死奴婢之死者亦多死者相枕獨最妻及奴婢一二生活隣里不相通至今未得安葬臣等聞之不勝悲悼常人得此疾身死者已立收葬之法但有職

人收葬之法不立請令漢城府收葬何如 上曰其論漢城府最及子女等給棺收葬奴婢依已詳定之法收葬其生存人並加賑恤○八月丁亥朔受朝○禮曹啓被虜兀良哈還來金小所及妻三莊一時偕來女小阿里等未知根脚及父母兄弟居處請於田地閑曠忠清道泰安等處許接限三年給衣糧且與閑田復戶完恤從之仍命其家舍及農牛什器並皆備給雖過三年常加存恤○傳旨江原道監司婦人上寺已曾有禁而往來金剛山寺者頗多況今使臣來往其亟痛禁○上曰今養老宴雖未逮古者養三老五更之法然於群老出入予欲下坐立待何如孟思誠許稠等啓宜在御座立待以著敬老之義安崇善等曰群老之數近百若自入庭時立待則恐勞 聖體群老升階時立待爲便命詳定所更議思誠等曰宜自升階時立待○差僉知司譯院事李含管押五運牛一千隻解送遼東○戊子受常察視事 上謂左右曰無度牒僧人頗多何以禁之孟思誠對曰年十五以下剃髮者罪其父與師僧則自無矣○吏曹判書許稠啓曰各道損實不遣敬差官未便 上曰曾遣敬差官官民兩便故民皆好之敬差之法已久民間或有惡之者故令監司考察若百姓好之則別遣朝官矣○大司憲申槩等上疏曰竊

惟太上立教化其次明政治政治得失係於士夫士夫淑慝由於勸懲勸懲之方雖曰多端而不行明討不加顯戮而斷其惡萌長其善心惡者以懲善者益勸未有如告身者也夫攻人之惡勢有難易允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人之所爲有光明正大踈暢通達磊磊落落無纖芥疑者陽之類也其過也人皆見之故攻之爲易允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人有心術之微操行之秘似德而非德似才而非才若大姦之似直大巧之似拙或依阿洶澀回護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陰之類也如欲糾治則無言可執無跡可尋其非也人未得見故攻之甚難矧今彈糾禁用風聞雖有情迹見驗之事如無文憑不敢發焉有此二難故爲攸司者雖有骨鯁介特之操莫能爲也惟告身之法不必斥言人之心術不必顯揚人之隱匿斧鉞不加詰責不行而竦動思省慚赧悔悟不仁不義之事自然潛消於冥冥之中雖爲陰類一遭秋霜烈日之論則消沮閉藏心喪膽落而知自改矣豈非士風之藥石誅心之斧鉞而其効侔於教化也哉其視刑法之慘不啻有間也前朝盛時告身謂之朝謝大小庶官並令署經臺省其法甚嚴非前朝所自創也乃祖古昔良法遺意而制之其稱爲風俗之美而維持五百年之久者未必不由乎

此也至其衰世處臺省者多出權門猥劣無知允所署謝憎愛任情是非顛倒使區區於世係之高下而不論心術之邪正我太祖素悉臺省苟且之爲且當創業之初以英雄豪傑忠義群士雜沓於朝故欲以網羅鎮服審時度勢擢用官教然四品以下署謝猶舊也我太宗軫念士風勅令一品至九品一體署謝改而罷之厥後行而復罷者至於再矣乃至四品亦用官教署謝止於五品以下大抵人之有初克終者鮮矣士方筮仕官卑則率皆礪行取名及其久宦位高則多致損名虧節尤宜署謝以示警也法之美與不美觀諸物論則可知矣署謝之法立則識者欣欣廢則識者感感然則旋作旋罷者非法不美也特有司者不能善用之耳何者古之聖賢不係世累尚矣所以用人者非尚其世族之美特取其才德足以建事利物也苟其賢也雖華門圭竇之賤不害爲公卿不害爲臺閣苟不才也雖奕葉閹閹之胄何益於國何益於民生往可臺諫往往於前朝衰季之習偏見窒塞昧於大體專論父祖曖昧之咎與其瑣屑不緊之事而不爲持循遠猷好作激昂高論遂致異議沸騰齟齬莫合竟使良法不行盛代以此觀之非國家不欲行之實臺閣廢之也可勝嘆哉臣等切復惟念近來官吏連犯貪墨置

諸重典者有矣然而賊賄犯籍者繼踵又有若欺罔浮詭滯逸荒怠殘
暴傲虐放僻奢侈懶慢譖賊諂佞奔競等罪例科條非惟載諸律文
亦且繫於令甲靡不痛治然而前車覆而後車繼覆然則欲興至治者
不可徒恃刑法而必以風俗爲急欲求轉移神捷之機必以署謝爲重
古人所謂護風俗如護元氣重名節如重鬼神者舍此何以哉伏望
陛下下教庶官悉令署謝明勅臺閣除工商賤隸庶孽爲衆所共知外
毋或議及世係暗昧瑣末不切之事直論自己心行善惡關於士風者
毒者先署惡者後署若其惡重者不署以示激勸執此之法堅如金石至于
永久則將見姦化爲直邪化爲正士風丕變相率爲君子矣若曰二品以上
踐歷旣久爵齒俱邁不必署謝則以命官制詞行之亦可也命官制詞其源
出於殷周自說命康誥微子蔡仲之命以來歷代靡不行之非止命官至
於罷黜亦有詞焉又有封還詞頭不草制者則制詞署謝名雖異而其所
以獎善懲惡則一也今上國亦用誥命乞依前代與時王之制二品以上以制
行之則國家幸甚士風幸甚命留之○司憲府啓進士申孝昌曾被罪
流竄幸蒙賜環尤宜謹慎顧乃誇示豪富營建家舍窮奢極侈池臺樓
閣連絡造築間閤之數幾至百餘礎砌垣墻並用熟石比擬宮闕僭分

越禮及其劾問詎以其半稱為子家姦譎莫甚前縣監潘汀家內階
砌多用熟石請並拔一百撤取加造閣官沒熟石命依所啓但贖其罪
○以李中至知中樞院事許駭為仁壽府尹崔士儀漢城府尹曹沆司
憲掌令崔蠲判黃州牧事駭以戶曹參議置散有年除嘉善判定州牧
事拜辭 上以其老病命改差至是 王子有疾避寓駭第醫藥祈禱
駭能盡心及病愈 上喜有是命○罷李明德職 上曰尚衣院提調
雖前銜亦為之然明德其母年過九十在伊川宜令下去侍藥遇名日
來京見我遂罷之并罷尚衣院提調蓋明德貪位慕祿忘其老病之母
不曾下去其有一日之愛於其親乎○己丑受常參○傳旨禮曹各道
監司擅刊書冊或刊他道已刊之書或刊不緊之書徒費財力實為未
便有今必令啓聞刊行○禮曹啓敬德宮提舉司提控副提控司消各
一請於景福宮依舊復立景福宮錄事二移差于昌德宮昌德宮直二
移差于敬德宮從之○庚寅受常參○遣內官金淳于咸吉道賚酒果
及衣一襲貂裘毛冠耳掩護膝贈尹鳳仍以衣靴分贈頭目○傳旨禮
曹自古所令因民所好而導之民自樂從今之士族皆知佛道誕妄鮮
有剃髮者唯愚民徇於習俗或窺免身役為僧者頗多慮有悔悟前非

欲還歸俗而憚於軍役不能長髮自今雖有度牒自願還俗者除自願
軍役外毋得據定其本無度牒或冒用度牒例當還俗者若不待推劾
能自還俗者亦依上項例俾免軍役今所在官司仍給免軍文案廣開
還俗之路自壬子十一月初四日以後無度牒為僧者不在免軍之限○
禮曹據平安道監司關啟檀君箕子高勾麗三殿祭器初倣圖畫體
制造作並不如法請三位祭器內簠簋等改以鑄器遵篚令奉常寺造
送瓦甑令本道見樣燔造從之○辛卯受常參視事大司憲申槩啟前
日疏請告身之事不可不行 上曰卿言甚詳但成憲不可輕改吾將
思之○鏡城判官裴惠辭引見曰鏡城新設之官爾能諳鍊武事故遣
之往盡乃心○前制掾李恪上書曰置戰艦守要害所以固邊疆也惟我
本朝三面濱海水陸之戍守禦之方無不得宜可謂筭無遺策矣然全
羅處置之營木浦萬戶守在浦口而深入大堀浦距海幾二息在平時
出入尚且再經潮汐不幸遭風則未能一二日達于海倘有倉卒之變安
能及期而應變乎况處置使兵船率多堅利其數倍於各浦常泊深浦未
易出入則將為無用之器此臣所以常以為憂而願陳者也臣竊聞移營
近海而又不出海門纔移舊所果若所聞則臣恐徒費民力無益於應

敵矣臣嘗受其道都萬戶之任粗知海道之事又受兵馬節制之任且知陸守之方若多慶浦未訖浦木浦周伊浦等處道內要衝水勢亦順戰艦出入便易可謂乘機應敵之所願遣朝臣審其便否擇守要害以固邊疆臣所望也下兵曹與政府諸曹同議以啓○上曰前朝之法遺失史草者禁錮子孫徵銀二十兩予謂子孫禁錮之法大重更令春秋館議之乃曰禁錮子孫大重且銀非本國所產當依大明律棄毀詔書條杖九十徒二年半子孫傳受遺失者亦依此律罪之予以爲此則大輕無以懲後更議以啓○左代言金宗瑞啓聞慶縣監盧任道見私奴時仇知犯馬今官奴升老擊其腰背致傷任又令決笞因以致死升老律該處絞任杖一百並徵埋葬銀 上議諸大臣許稠曰守令一邑之君時仇知犯馬固有罪馬升老承差下手不可處死 上曰然減升老一等徵埋葬銀任勿徵○差司譯院判官唐夢賢管押六運牛一千隻解送遼東○壬辰昌盛張定安率頭目二十九人殺向咸吉道命右議政權軫兵曹判書崔士康左副代言俞尚智饒于普濟院以盧閑為接伴使○曲宴于內殿○癸巳禮曹啓行幸時別監差備人著幘頭紫紬衫有同朝官尚衣院賚奉御服人著白笠白裏衣青塔兀有似螺匠請

別監等耆紫紬衫少窄其袖幘頭則垂角尚衣院人依近仗例耆紫紬頭巾窄袖紫紬衫雲鞋從之○甲午前中樞院副使李澄石上言父母俱年老願許臣歸養從之○傳旨禮曹時散三品以下人負以病來告則遣醫救療○賜前吏曹判書朴信田六十五結承傳子孫信嘗赴京賫誥命而還例當賜田尋被罪見流故至是賜之○乙未日本國王使人四郎等辭御勤政殿引見四郎等○丙申移御于昌德宮○上嘗覽高麗史傳旨春秋館曰以綱目法修撰則於小事重疊難以悉記然便於觀覽以編年法修撰則觀覽雖難叙事則詳何以處之益思誠權軫申樞鄭麟趾金孝貞僖循等議啓曰大抵史記有編年而後有綱目上曰予意亦然以編年撰之寧失於煩毋令踈略沒實○昌張兩使臣到金剛山表訓及正陽寺飯僧三百發向咸吉道○丁酉上率百官祭于文昭殿○戊戌率百官祭于廣孝殿○己亥受常參視事上曰甲午年以後嫁良夫所生權軫以爲宜別作軍役于京中或以爲當屬驛吏論議未定嫁良夫所生旣得從良幸莫大焉雖役于京何怨之有其議以改○刑曹據開城府關啓補充軍水丁曾於本主潘閏家供役今已贖身視閏如途人至手執相鬪不道莫甚陵上之風漸不可長

請杖水丁一百贖流三千里令本主還執役使自今贖身奴婢與本主
詬罵相鬪者依上項例論罪還其主役使 從之○右獻納裴寅以母
年七十八歲乞辭職歸養 從之○賜祭于鏡城節制使柳衍之累年
守邊而卒故特命祭之○上謂知申事安崇善曰士大夫婦女不得乘
平轎子已在令甲今頗乘之與奴隸比肩並行甚爲未便自今依中朝
之制兩班婦女許乘有屋轎子制從簡約先造一二令臣庶取式仍傳
旨憲府禁兩班婦女乘平轎子者○刑曹啓龍宮囚學生張思德僞造
官印律該處斬 從之○賜祭于左副代言宋仁山教曰脩短之期固
難逃於理數哀榮之典常無替於始終惟爾稟性端方操心直諒恪恭
職事更練朝章居憲府則振彈糾之威任監司則著旬宣之惠中外備
歷績用克施是以擢爲近臣久啓庶政夙夜匪懈出納惟明方深眷注
之懷益資承弼之力何疾病之俄作致計音之遽聞今遣禮官徃致葬
奠於戲良佐已逝慨舊緒之難忘恤章斯加慰靈魂之不昧○庚子受
常祭○親傳望祭香祝○春秋館啓自今遺失史草者徵銀二十兩不
叙子孫傳受遺失者亦依上項施行 從之○上謂鄭陟曰養老宴士
大夫年老者得與焉命婦年老者未得與焉實爲未便且謂之養老宴

則庶人男女當盡得與其議于提調以落黃喜曰婦女年老者難以舉動闕內出入似乎未便宜賜酒肉於其家 上曰古有騎馬闕內者乘轎直入於坐使婢扶侍中宮親臨以宴無害於義其議士大夫與命婦庶人男女宴享儀注以啓○辛丑御慶會樓下觀讓寧大君以下諸宗親投壺仍設宴夜分乃罷○戶曹啓敦化門鍾鑄鐵請以慶尚道華去寺社鍾磬用之 從之○壬寅受朝參○司諫院上疏曰讓寧大君提心志狂惑多行不義得罪君父身絕 宗社 太宗殿下放逐于外且命曰自予千歲之後不得往來于京遺訓嚴矣今 殿下召見于內入夜乃還此雖 殿下友愛之至情其如 太宗遺訓何伏望斷以大義勿復召見上遵 太宗之訓下副臣民之望不允大司憲申槩等上疏曰讓寧大君禔獲罪於君父我 太宗欲使保全軀命乃命放置于外旣云放置則雖於邊外之地不宜恣其游行比年以來公然入京已爲不可今又無所顧忌留宿京城有違垂訓斥遠之意矧其狂悖勇悍之資豈宜縱恣至於此也大小臣民罔不驚駭此雖 殿下友愛之情出於至性然不遵祖宗之訓豈得爲孝伏望 殿下克遵大孝抑絕私恩只通存問斷其往來則禔之餘齡可以得保至誠友愛可以永終 宗社

幸甚 上曰收拾陳言書疏而來前後章疏悉皆火之安崇善鄭甲孫
等啓臺諫之言未嘗不是而 上之不允亦非不是何焚諫疏以貽後世
之議雖焚此疏史官皆書之何益之有 上曰然○禮曹啓各官養老
宴婦女則守令及妻親見饋餉未便請有職人之妻給米一石酒五瓶
無職人之妻米一石酒三瓶于其家并分魚肉 從之○漢城府啓僧
徒等於都城內外興販橫行窺免軍役自今除禪教宗歸厚所埋骨書
冊粧楷鐫字所刻字汗蒸別窰僧外無所任僧並論罪充軍 從之○
右議政致仕柳寬上言臣年過八十見棄昭代之日不遠願還給臣子
李聞職牒命吏曹還給曰李聞任事不恪今爲老父給之○宗貞盛宗
貞澄等遣人獻土物回賜貞盛正布三十五匹貞澄五十匹○召黃喜
孟思誠權軫安純申商議曰去甲辰年使臣金聲到幹木河地面我國
遺以衣服今古孔州來張童兒若聞此事必怒其不給贈以毛衣毛冠
及靴何如商軫思誠等以爲可純喜等曰金聲之時無禁贈遺之勅今
贈昌尹小張以衣亦憑前年勅書耳境外使臣何必贈遺若援金聲爲
言則答以勅禁贈遺故未敢耳從喜等議又曰咸吉道向化人等婚姻
之時多送牛馬于婦家甚爲不可痛禁此風又令本國人相婚何如俞

曰可下禮曹立法○禮曹啓今與詳定所同議原廟之制營後寢五間使後世不得加造每間作壁龕爲室設扇蓋小其體制前殿不爲龕室通三間 太祖在北向南昭二位在東向西穆二位在西向東別作儀仗蔽之別處至祭日設扇蓋各二於 太祖座前近南昭穆各位儀仗壓尊不敢別設若忘日則設儀仗於本位前奉 太祖及昭穆神位出就前殿及忘日奉一神主出就前殿祭享時前後殿間甚近不用儀仗後寢前殿間管月廊以備神道 從之○癸卯 上不豫○承政院啓老人賤者請勿赴宴 上曰養老所以貴其老也非計其尊卑也雖至賤人皆許入參其犯賊被罪刺字者勿參○丙午命內官韓龍鳳賫酒果往贈昌張兩使臣○禮曹啓會禮隆安休安之曲及宴兄弟之曲請載諸樂部 從之○兵曹啓平安道各翼千戶萬戶等各處節制使毋得擅差所居官選可任者薦于都節制使都節制使試其可否差定其褒貶則令監司爲之咸吉道亦依此例 從之○丁未大司憲申槩等上疏曰比者具疏請行告身與制詞之法敬蒙 聖諭曰朝謝 祖宗皆不用如用之須去風聞之禁然後可行然風聞之禁亦 祖宗成憲必不可去則署謝亦難行也且此法之行弊必生也二品以上制詞之

法予將議之臣等言不達理誠未動天俞音阻滯兢惶隕越然以區區管窺有所未悉忘其迂陋固滯敢用再瀆天威冒昧萬死以據所懷臣等竊惟草創之時與守成之世不同草創貴乎行權盈成貴乎守正非行權無以捋統物類非守正無以培養國脉權以開其業正以永其世祖宗之斟酌時宜乃所以胚胎乎子孫之矯枉以正也帝王之道固其法之善不善耳何必拘泥膠固爲哉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所當改者則改之也 祖宗之法有不可變者有可變者經常之法垂永世而不可變者也損益之法循時宜而爲可變者也今五品以下皆行署謝苟非風聞何所勸懲故風聞不行於彈糾而用於署謝自 祖宗以來至于今猶爾也然風聞之禁不必去而署謝固可行也豈可行於卑官而不行於大官乎况大臣者邦國之柱石而治亂之所係有非趨走小吏各執一事如其才則不取其行之比也古人云一法立一弊生古今天下豈有無弊之法乎雖唐虞三代之法行之今世則不能無弊也惟權其法弊之輕重而治之則爲善法矣奉行者執其中而施措之則爲可行矣今以署謝之弊與官教之弊較之署謝之弊輕官教之弊重何也爲士者或以行已不法署謝停滯則雖其心讎疾而外爲知懼改

行及陞官教之品則意氣自得而慢罵曰爾輩今日亦署謝乎恣行不義無所顧忌然此狂妄狡童之爲耳至於任重官高者尤無畏憚溺情恣欲或至喪厥心者幸矣若乘其履霜之初每當除官必加箴警則必不至於堅冰矣以此論之官教之弊豈不反重於署謝之弊乎借曰臺諫於署謝之際任情好惡則亦有說焉木必自朽而後虫生焉人必自失而後人毀之雖至陰狡徇私者必不以無根之惡敢加於人况臺諫之風執法持正直言義色凜冽之氣生於其中矣設有不肖混於其間饜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豈至鑿空提出陷人於惡彼誣者亦豈肯緘口而受惡乎假使陰誣者有之痛治其罪可也以此觀之叢伏闡幽之弊雖略行於士大夫之身勸善懲惡之益大有關於風化之機其弊也其益也輕重利害不待較計而明矣伏望 殿下念草創盈成之異宜察國脉元氣之所關勿以小弊廢其大益特降俞音一如前章行之如有疑難則下詢元老大臣及諸有見識者其物情所歸亦可見矣臣等又觀各品官教用紙裂幅草書而降雖爲簡質恐非所以重爵命之義亦非盛代文明之制也又凡教勅出於九重播於四方禮當極重其制極美其文使之悚動觀聽敬仰如天今用白紙不加文飾無知民庶之觀

稍同官府之文殊無風動鼓舞之意視諸古昔與上國之制似有嫌焉
乞允教勅與命官制詞體例命有司參考歷代與時王之制行之幸甚
上曰予觀䟽意令人感動然此非小事不可遽行䟽未一條將議之
○禮曹啓 王妃養老宴儀注每歲仲秋之月禮曹擇吉辰啓闈先戒
老婦年八十以上前一目有司設老婦女次於宮門外隨地之宜其日
尚寢率其屬設幄座於 王妃正殿北壁南向鋪老婦女等之座於殿
上公主翁主於 王妃座東南重行西向大夫夫人 王妃座西南
重行東向設不升殿老婦女座席於東西廊下皆如上儀庶人老婦女座
於殿庭東西重行相向北上司樂展軒懸於殿庭設麾於殿上西階之西
東向司贊設老婦女拜位於殿庭公主以下在東大夫夫人以下在西俱
重行北向相對爲首老婦女從夫之爵無夫從子之爵庶人老婦女拜
位差後內謁者設老婦女位於正門外東西俱重行相向北上設司贊
位於東階東南西向典贊二人位於司贊之南差退俱西向尚食設尊
於殿上近南北向設坫加爵設升殿者尊於殿階上東西近北設不升
殿者尊各於其座之前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布於正門外如常
儀老婦女等依時刻集到宮門外次尚儀啓請中嚴司寶奉印依式俱

詣內閣奉迎司樂帥女工人入就位典樂升就舉麾位司贊先入就位內
典引引老婦女俱就正門外位尚儀啓外辦 王妃出繖扇侍衛如常
儀 王妃將出典樂舉麾奏正安之樂 王妃升座司寶奉印置於座
前有案如常典樂復麾樂止司賓承引老婦女以次入就位立定司
贊曰再拜典贊傳贊舒安之樂作老婦女再拜興樂止司言前承令返
臨階東向立宣令曰迎老婦女升殿還侍位司賓引老婦女應升殿者
由西階升就座其不升殿者亦引就座尚食進案樂作尚儀進花訖
樂止設老婦女卓散花尚食酌酒第一爵樂作詣 王妃座前北向跪
置于座前又行老婦女酒舉訖尚食進受虛爵復於尊所樂止尚食進
食樂作又設老婦女食食畢樂止次進酒次進食觴行五周訖尚食進
撤案又撤老婦女卓司賓分引老婦女上下俱復拜位立定司贊曰再
拜典贊傳贊樂作老婦女再拜興樂止司賓引老婦女以次出尚儀前
啓禮畢遂還侍位 王妃降座樂作還內繖扇侍衛如來儀樂止老婦
女謝恩而退從之○戊申右司諫琴柔等上疏曰臣等前日以讓寧大
君禔勿復引見之意仰瀆 天聰未蒙俞允臣等反復深思 太宗殿
下防微杜漸爲子孫萬世計者至矣盡矣 殿下特以友愛之私息不

念祖宗之遺訓屢召接見此一國臣民之痛憤者也乃當回還之際宿於女子之家出入自如其漸不可長也伏望 殿下依前疏勿復召見○又上疏曰禮義厲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何以爲國崇禮義礪廉恥使士習正而民風厚者莫切於告身之法唐之告身宋之封還莫非使人人砥礪名節也前朝盛時亦遵此法忠邪廉恥靡不察議故人各有礪罔不矜慎惟恐細行之虧以致風俗之美盛其維持五百年之久者良以此也惟我 太祖開國之初務在網羅三品以上皆用官教此乃創業之大權非持守之常經也其後告身之法行而復廢者再矣以至四品亦用官教臣等以爲爲臣之道任愈大而心愈小然後乃能盡職告身之法只行於五品以下故帶大夫者以爲己之得失公論所不及無復忌憚廉恥不行士風不立豈不有虧於明時之盛典乎况守成之時固與創業之日不同伏望署經告身之法一依憲府所申以張四維以正士風 上曰予已知之○禮曹據忠清道監司關啟今請還倭人公州住阿道古彼古時羅伊老時老等皆願留居請勿刷遣從之○壬子吏曹判書許稠啓前大提學李行今承召來京懇其誓金訓之事乞骸居江陰者有日今其孫李孜爲讓寧大君之誓恐有後患復欲退

歸江陰欲問舌跡無如此老請留京城上曰其留之○癸丑御勤政殿宴年八十以上老人群老入就殿庭命知申事安崇善除拜禮四品以上老人以次升殿上起座二品以上分坐殿內東西右議政仍令致仕柳寬檢校左議政致仕李貴齡等六人四品以上坐於月臺上十七人五品以下至庶人賤隸坐於殿庭凡八十六人命子督弟姪扶持就位宴罷群老皆復拜位命除禮上謂代言等曰今日適清和宴事無譟予心喜焉明日宴老婦亦當如是○甲寅禮曹啓老婦人出入闕門時一二品擔轎奴四名從婢三名九品以上擔轎奴四名從婢二名赴宴時一二品挾扶婢二名能自行步者一名三品以下挾扶婢一名能自行步者勿令挾扶命良賤並令一人挾扶○中宮御思政殿宴年八十以上老婦二品以上卒都巡問使慶儀妻郭氏等十四人分坐殿內東西四品以上妻三十人九品以上妻六十六人公私賤婦一百十八人分坐左右廊及庭○同知中樞院事柳思訥上書曰伏覩宋鑑有書賜高麗燕享樂是高麗睿宗時也東人文備載其受賜樂器之數登歌琴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各二面瑟二面而已今會禮樂器內琴六面瑟六面乃與宋制不同臣竊有疑焉徽宗雖曰播遷之王宋之文獻豈

無足徵者乎矧惟元朝至正己丑新安林子所撰大晟樂譜內琴五制
自一絃至九絃各有圖譜如指諸掌則琴之有五其來尚矣臣聞一代
之興必有一代之制作制禮作樂誠不易矣今 殿下正雅樂定律呂
復古燕享之樂宜遵宋元之制以成一代之樂臣非不知成事遂事不
可諫說也然面從退言臣實不為也下詳定所同議黃喜益思誠權軫
許稠鄭招等啓謹按東人文所載大晟樂有琴一三五七九絃各二面
瑟亦二面又有琴一絃五面三絃十三面五絃十面七絃十六面九絃
十六面瑟四十二面夫大晟樂本不合古徽宗之賜亦無陳列之法而
其數之多少不倫如此恐非一部合陳之樂也又按文獻通考有曰大
晟府嘗罷一三七九唯存五絃謂其得五音之正最優於諸琴也蓋琴
本舜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爲七絃耳今會禮陳設樂器內琴六面瑟六
面者本陳氏樂書天子會禮登歌圖有琴十二面瑟十二面諸侯之制
常半天子故琴瑟合六面而已恐不可異也○禮曹啓宗貞盛欲重創
寺刹請米穀若因歉告糶則宜給之今以修寺爲辭宜不許命與詳定
所同議僉曰可從之○兵曹啓閭延郡小甫里口子軍人李元奉率義
子朴江金擅騎小船渡江刈稷指揮林加羅等五人虜江金呼口子別

差云汝等匿我逃奴我亦虜去加羅居於近地朝徃夕還至乞益醬以
生而虜去人物至爲姦惡請遣有武略人及通事量給護送軍舉義開
說奪還江金命與政府諸曹同議南智皇甫仁柳孟聞申檣申商安純
許稠孟思誠黃喜等以爲遣人諭云金小所等元是我國人非汝奴婢
汝等虜掠役使旣爲非義今還本土固其情也汝何反生憤恨潛掠我
人物宜即送還俾無後悔金益精趙啓生權軫等以爲遣人曉諭雖切
貪利之徒必不聽從姑勿遣人待彼告爭以上項之辭反復曉諭彼共
不聽憤恨尤甚則給還金小所等爲可從喜等議○張定安求草笠二
竹槥一命與之○乙卯傳旨禮曹今稽六典父母年七十以上者及八
歲以下無繼母者皆從舊制施行產三子以上從國役者免其父役五
子以上從役者及篤疾之人有一子者年雖未及七十亦給侍丁一人
其中九十以上者仍復其家其於養老之義似有未盡父母年七十以
上及篤疾者雖年未滿七十給侍丁一人若諸子先亡則衆孫內給一
人無親孫則外孫給一人無外孫則姪子姪孫內給一人八十以上仍
復其戶率居人丁十口所耕田十結以上不在復戶之限八十者之子從
仕人使之歸養若父母願爲從仕者亦令一二人歸養諸子先亡者亦

令親孫歸養九十以上諸子並給侍丁雖有從仕者並令歸養不計入
丁田地多少復戶無繼母少兒十歲以下者免其父役三子以上從軍
役者亦免其父役五子以上從軍役者其父年雖未及七十給侍丁一人
○吏曹啓各司吏典正一品衙門則七品去官今敦寧府已革領敦寧
而典吏則仍舊七品去官未便請依從一品衙門例八品去官從之○
九月丙辰朔受朝參○宗貞盛遣人來獻土宜回賜正布十一匹○右
議政仍令致仕柳寬左議政致仕李貴齡等上箋謝恩箋曰善養老者
聖人之大政也自伯夷太公歸文王之後千有餘年間罕有繼之者及
漢明帝臨雍拜老其後雖有養老之名亦不過賜帛賜絮賜米賜肉之
令而已恭惟 主上殿下德合乾坤恩同雨露無一事不稽古典無一
念不在生民酌古今施措之宜建萬世不刊之典賜臣等六人于殿內
三品以下老人于階上以次而坐至于庶人悉皆登進于庭令攸司設
盛饌奏仙樂以侑之皆得醉飽而歸閭里歡呼宗族相賀實曠世之盛
事也臣等俱以庸材生逢盛代舊沐恩波獲覩盛禮不知手舞足蹈共
祝 主上殿下享堯舜之壽行文王之政子孫萬世永保無疆之業○刑
曹啓私奴龍大殺私奴其金私奴莫同殺私奴作金倭奴甫羅殺船軍

姜松萬律並處斬從之○禮曹啓考覈僧徒度牒有無已有著令中外
官吏視為文具不肯舉行或有無度牒而擅自剃髮者或借物故者度
牒瞞官改名以他人之父為父者又因僧尼無籍彼此橫行群聚幽僻
恣行非義乞自今京外各寺僧悉錄名置籍或因父母師僧之故移往
他處者告所在官移文所往官所往官於其所依寺籍名其本無度牒
者及冒用度牒者年四十六歲以上徵丁錢仍令為僧年四十五歲以
下論罪還俗當差收取冒名度牒自願還俗者勿罪各官每春秋季月
以考察度牒錄籍等事報監司移文憲府本府糾察僧人出入在路者
關津官吏及所在官監考里正長悉行考察又禁重創寺杜古基及新
造菴院草幕明有法令無識僧徒各以便私創新居住愚惑婦女及年
老畏罪者不願邦憲競為檀施以至破產中外官吏不加考察甚為未
便請自今一依曾降教旨施行從之○禮曹啓今以集賢殿所啓壇壝
之制僉議可否一元史壇廣五丈壇廣三十丈朱子州縣社稷壇說曰
壇方二十五尺壇方二十五步以文計之六尺為一步則為十五丈也
今壇內東西南北皆不過十丈規模狹隘乞依古制增廣五丈為方十
五丈何如孟思誠以為初依朱子說以周尺二十五尺為壇廣以周尺

二十五步為壇內相去其於陳設之際壇上狹隘不能容饌器故不得已而依洪武禮制以營造尺二十五尺為壇廣然後僅可容饌數壇廣既以營造尺為之壇之相去亦以營造尺二十五步為之乃可相稱若曰周尺外營造尺無用步之法則其於量田三等之尺皆以步數計之是不可謂無設也然則壇之相去以營造尺二十五步為之何害壇高亦以營造尺為之一元史壇高五丈壇高五丈朱子曰壇高三尺壇高三尺壇之高皆與壇齊今壇高三尺而壇高二尺半壇壇高下不齊亦依古制如壇高為三尺何如權軫等以為本以周尺造築高三尺今集賢殿官以營造尺度之以為不准三尺一文獻通考杜壇註曰四邊委土為壇朱文公曰四角築土為壇不用瓦蓋但以磚兩面砌之使其走水尤為堅固今杜壇皆用磚似非古法然元史壇垣以磚為之朱子亦云壇飾不用磚砌無所考南方土踈不砌恐易毀今倣此說仍舊為之但毋用白色石灰塗隙何如僉曰古制不論壇之色樣宜仍舊一朱子曰壇高三尺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四出陛也但於四面陛之兩兩級一級須展一尺即壇脚須經二丈九尺今壇高但直下三尺而無

旁各以石砌作慢道隔斷使其

其中為陸級外為壇級可也壇面二丈五尺乃最上一級之數下面更

曰壇高三尺

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四出陛也但於四面陛之兩

兩

三級之限殊失體制之依朱子之說最上壇二十五尺為一級高一尺
又一尺為第二級高一尺又一尺為第三級高一尺使其中為陸級外
為壇級何如軫等以為唐制諸州祭社稷儀宋政和新儀陳氏禮書並
無三級宜仍舊一元史大社大稷二壇廣五丈社東稷西相去五丈今
壇廣二十五尺而兩壇間五尺似乎大近依元制兩壇間相去亦如壇
之方廣為二十五尺何如僉曰元制壇高五丈故相去亦五丈宜矣今
壇高三尺相去八尺庶幾得中一朱子曰四門同一壇當中開門須闊
一丈餘庶幾行禮執事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兩旁各立一華表高
一丈許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狀華表於禮無文但見州縣有如此者恐或易得損害不作亦得今壇
門六尺餘似為狹隘之依朱子之說不作華表門雖或作門稍增闊二三
尺何如軫等以為門闊已用周尺依式造排今以營造尺度之曰不准
一朱子曰北門壇外空地須令稍寬可容獻官席位今若增壇廣則壇
外稍隘北外垣亦隨宜增廣何如申商以為壇廣已依古制排何用
增廣一章圖壇垣有四門而外垣唯有北門以瓦蓋之今壇外垣四面
皆有列戟紅門亦依朱子之說外垣但說蓋瓦北門何如僉曰唐制及洪
武禮制府州縣社稷圖皆有四門一元制外壇內北垣下屋七間南

望二壇以備風雨朱子曰壇外空地之北乃作齋廳以備風雨設獻官

位南官南今無齋廳乞依此制壇外南內作齋廳以為雨雪日行事

之所何如思誠等以為如有雨雪日或設幕或用傘行事何必造屋許

稠以為謹按文獻通考朱子州縣社稷壇說四門同一壇註云四角築

土為壇高三尺許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

狀北門壇外空地須令稍寬可容獻官席位考之唐宋大社大稷行事

儀則無壇焉臣竊疑二儀規模所以不同反覆參詳唐宋行事儀略無

一路及於壇之內外者大社無壇明矣歷考唐宋前後歷代之制漢光

武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方壇無屋有門牆而已高

麗社稷壇亦無壇臣嘗親見之其遺基今尚存高麗允所制作必法唐

宋於社稷不設壇豈無所見乎國初立社亦不設壇臣妄意天子諸侯

社稷之制與州縣不同夫三代遠矣制度之詳無得而考其可考者唯

唐宋文藉而已今立制度不法唐宋臣未知其可也况今朝廷州縣社

稷不設壇臣竊謂壇之有無不干於祀事非如配位之不可不合祭社

稷壇之不可不各築則雖依洪武禮制不復設壇無缺於祀事不遵其

制而築之無乃不可乎國初所立社稷壇不設壇而四面有門牆猶有

制而築之無乃不可乎國初所立社稷壇不設壇而四面有門牆猶有

唐宋大社之遺制今復築壇無乃與王侯之社不同而近於州縣乎其壇之上用營造尺壇下用周尺一壇上下用尺各異尤爲未便且宗廟社稷禮法之所自出議禮之時雖毫髮不可以臆見增損於其間社稷壇若成則殿下必親祭之矣禮官撰儀注之際臣不識將依唐宋大社之儀乎依朱子州縣社稷壇說乎殿下位版設於壇內乎壇外乎軒架設於壇內乎壇外乎何所據而定制乎伏望命禮官略抄文獻通考內白虎通陳氏之說及漢光武社稷之制唐宋大社行事儀唐州縣社稷儀朱子州縣社稷說與高麗社稷之制洪武禮制府州縣社稷之式并圖其體制特賜睿覽令儀司去其壇而存四面門墻則不肯於唐宋及時王之制而太祖代所築社稷壇之規模尚存矣命從思誠軫等議○詳定所啓我太祖以神武應運開國太宗繼述文致大平方今治定功成禮備樂和文德既敷島夷來賓野人情服武功又著宜歌太祖武功爲武舞歌太宗文德與方今盛德爲文舞庶合輿望下詳定所議之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鄭招等議云謹按周之文王始受天命至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今以見於詩篇者考之正風則乃採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

之管絃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也正小雅所謂隸三者燕賓客勞使
臣遣使臣之詩也正大雅會禮之樂皆言公劉大王王季文王武王以
及周姜大姁大妣之德也頌則美盛德之形容亦多祭后稷太王文武
之詩唯昊天有成命與執競二篇則康王昭王以後之詩也是則周公
作樂無美成王之德之詩也後世漢高祖作安世房中歌楚聲也漢武帝
獲朱鴈及渥洼馬以作歌唐太宗爲秦王時有秦王破陳樂後改七
德舞是則美當世者也臣等竊謂帝王建中和之極作爲歌舞以遺萬
世當以周家爲法乞褒讚 太祖聖文之德爲登歌發揚神武之略爲
武舞稱揚 太宗聖德神功撰成歌詞以爲文舞至於奏樂先奏登歌
作文舞次奏軒架作武舞何如又啓下內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等以
爲文舞武舞若以世代次第言之則述 太祖開國之功爲武舞述 太
宗繼述之德爲文舞宜矣今於 宗廟之樂旣以先文舞後武舞則其
於會朝不可先武後文明矣讚述 太祖 太宗文德爲文舞兼述 太
祖 太宗武功爲武舞以定先文後武何如若曰兼述二代功德爲無
據則詩大武首章曰於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
之勝殷遏劉者定爾功其三章曰文王旣勤止我應受之敷施繹思我

徂攸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以此觀之追述二代功德豈無其義大提
學鄭招以為文武舞歌詞周文舞象也言文王之德武舞大武也言武
王之功象一名象箭南吳季札觀周樂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
憾籥者文舞所執也言文王恨不及致太平也孔子語賓牟賈以大武曰
始於摠干而山立終於固道四達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干戚者
武舞所執也或曰勺周之文舞也其詞亦頌武王而已兩漢文始之舞
文舞也本舜韶舞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武德之舞武舞也以示
除亂也唐文舞功成慶善樂也後改九功舞武舞秦王破陣樂也後改
七德舞二舞皆太宗事也宋文舞玄德升聞之舞取書玄德升聞乃命
以位之意也後改化成天下之舞取書化成天下之意也武舞天下大
定之舞取書一戎衣天下太定之意也後改威加四海之舞取漢高祖
威加四海也二舞皆太祖事也臣謹按周漢及唐宋文武歌詞無兼取
二代而陳述者惟大武之首章曰於皇武王無競惟烈允文文王克開
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其三章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
敷時繹思我徂攸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其言文王克開厥後又
曰文王既勤止者若兼言文王之德矣然尋其語脉蓋推本之說歸重

於武王也朱子亦曰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文武舞先後陳氏樂書曰漢舞先武德後文始唐舞先七德後九功其意以謂武以威衆而平難文以附衆而守成夫平難在所先守成在所後臣謹按漢文武武先後無所考前漢孝景元年詔高皇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後漢明帝熙平四年十月蒸祭光武廟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景帝則先舞德後文始明帝則先文始後武德二漢之制似不同矣唐宋之禮郊社天地享宗廟一皆先文舞後武舞會群臣亦先文舞後武舞非如陳氏之說也陳氏又言教國子先文教野人先武以野人朴而武故也其說駁矣今以歷代已行之制言之後漢及唐宋先文唯前漢先武而已本朝社稷宗廟皆已先文矣從喜等議○兵曹啓今詳定內永樂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以後公私婢子嫁有職人所生依各品賤妻子孫例立補充軍役限品受職嫁平民所生依前朝判定百姓例差役母令從仕受職而不言役處請公私婢嫁良夫所生稱爲續白丁定正奉足分四番依補充軍例輪次立役於京平滿六十則除役而其子孫及女孫每三年成籍命與詳定所同議僉曰永樂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以後宣德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前其間十九年內公私婢子嫁良夫

所生有限非相繼而出又皆貧寒其嫁有職人所生依補充軍例立役
限品受職已曾受教其嫁平氏所生居外方者定爲津尺倉庫首
牧子干急唱等役居京者有實人則定爲關內差備已曾受教其餘人
則定爲繕工監管繕干載籍稱爲白丁女孫勿並錄其立役者正役一
名給奉足二名年十六始役至六十除役一依補充軍例還下兵曹○
引見安崇善金宗瑞曰外祖驪興府院君閔審無奉祀子孫故歲癸卯
欲以驪江驪城驪原驪山等罪輕者之子孫奉祀議于政府領議政柳
廷顯左議政李原右議政鄭擢等皆曰以嫡子孫奉祀爲可廷顯性本
嚴厲尚從寬典以驪江之子爲奉祀况驪原驪山之罪不與二兄同其
子孫依他例叙用何如其與三議政許稠安純等更議以啓黃喜以爲
太宗常教無恤無悔等曰爾等宜以王導爲法王敦爲戒無恤等不從
太宗之教反附其兄罪誠不細且在太宗朝未蒙赦宥恐不合叙用
孟思誠權軫及稷純以爲罪不及妻孥聖王令典宜從他例叙用○丁
巳前大提學李行卒輟朝三日○右正言禹孝剛啓聞有講武之行今
年節氣稍晚禾稼未收請延日期上曰春秋講武國有常典近年每
因使臣停秋等講武今雖使臣又來然徃後門未還此講武之時也

予豈不念農事而敢行此舉乎左司諫辛引孫等上疏曰伏聞講武之
之行謹以節候之早請延日期未蒙俞允臣等竊念春秋講武誠不可
廢也然今歲節氣稍晚禾穀被野早穀尚未盡收且困於使臣支待耘
耔不時不可謂之豐稔也宜急救荒之需以備將來之乏今當秋耕拾
粟惟恐失時 陛下雖減日數盡除供頓之弊大駕所經豈無煩擾損
傷之事乎伏望亟收 成命以待收穫之畢則蒐獮之禮子惠之仁庶
幾兩得矣 不允○傳旨禮曹濟州所產車渠海馬酌一歲用藥之數
令本州逐年收納○戊午上護軍朴堧上書曰謹按虞書堂上之樂有
鳴球琴瑟咏歌之奏而無笙管等器堂下之樂有下管鼗鼓笙鏞祝敔
之作而無絃歌之音中古以來其法浸變堂上堂下之樂其數雖異然
各具八音自能成章而歌無不在此雖非上古之制亦不害為條理之
密聲容之盛矣漢制末有所考自隋初至唐宋堂上則八音略備而歌
者為多堂下則與歌工其數相等其位列布置之法隋則衆音與歌面
各十人唐宋則未有明說元朝則列於北懸之內而歌工為四列其二
列在通街之東二列在通街之西每列八人恐三十二人我朝雅樂
初依上古不設琴瑟歌工於堂下然今日用樂之法不合於古文與後世

者亦多如四清之用建鼓之飾之類是也然則今朝會之樂堂下懸間
琴瑟歌工亦當加設且武舞屬於堂下之奏而有歌詞焉則尤當被之
八音而和以人聲也但其人數多小位列布置則不可無據若依隋制
面各備列則殿庭狹隘未免攢戛之弊姑依元制琴瑟歌工列於北懸
之內而歌工之列半其四八之數爲六十有六人分列於東西其琴瑟
之數雖未的知其多少亦當酌其施用之宜製造下詳定所議之○已
未傳旨承政院予比年以來風疾纏身中官亦患風證多方政治尚不
見效嘗欲浴于溫井恐其煩民默不敢言者有年乃今病候續發欲於
明春幸忠清道溫水其議弊不及民之策以啓且其支待之具工繕之
事悉令今冬務閑之時預辦雖構室宇不令侈大圖其體制以進代言
等圖三殿浴室與寢室體制以進 上覽之減其數令判事裴桓賈圖
往溫井與本道監司更議便宜以啓○命安崇善金宗瑞議于政府曰
今刑曹所啓銷錢鑄器崔石伊劉乙夫等並置極刑乎否孟思誠李孟
昉等曰律是比附宜從未減黃喜以爲劉乙夫宜置極刑但崔石伊以
家人共犯律文施行則此人當免罪小臣前日之疑猶未解權軫許稠
安純等以爲潛銷錢者恐多有之今從寬典減等則爲惡者無所懲宜

置極刑後軫等議又議曰武科等欲設榮親宴從之乎否俞曰士夫子弟率皆怠於學文樂於武藝故設文科榮親之法以勸向學之心豈可援比例又令武科榮親乎宜勿聽從之○庚申判中樞院事河敬復上言母年令七十五歲願許臣歸養上曰年未滿八十且敬履時宰金海奉養是用不允○禮曹啓樂學非諸學取才之例專管齋郎武工樂工等常時習樂本人等因無賞罰多般托故不勤肄習祭祀朝會之樂未得中律不可不慮請上項齋郎武工樂工等四孟朔取才時通者給別仕十日略通者七日粗通者四日常時習樂則給別仕一日每祭享則別仕三日勸勵學官日與奉常寺樂懸官負同坐樂學糾察勤慢從之○辛酉泗川固城縣地震○壬戌以黃喜領議政府事吳陞中樞院使徐選判漢城府事皇甫仁兵曹右叅判奉礪刑曹左叅判李萬幹左獻納○禮曹右叅判柳孟聞以父年過八十辭職○賜唐人七名麻布各二匹○禮曹啓會下傳旨三品以下各品及軍官軍民因公遇變隕命者只令致賻於義未盡宜令所在官致祭其祭品詳定以啓曹與詳定所同議從二品依正二品致祭例油白餅三行卓九味饌物三品以下油白餅三行卓七味饌物無職軍民油白餅十一果卓五味饌物祭

文則三品以上教書四品以下至軍民京中禮曹外方所在官奉教撰
文行之雖四品以下若受命統事爲國亡身者臨時取旨賜以教書從
之○司憲府啓上護軍崔淑并朴廷信受命行獵盜用進上獐鹿律設
處斬命各減二等○禮曹啓讚述 太祖太宗文德爲文舞歌詞兼述
太祖太宗武功爲武舞歌詞用於會禮從之○漢城府啓京中橫行無
職僧除兩宗外並收職牒治罪充軍 上曰雖非兩宗僧有職則啓聞
施行○癸亥禮曹右叅議元昌命以其父年過七十辭職○禮曹啓會
禮樂內隆安休安等樂章取南山有臺音節用六句成一章文武二舞
樂章取皇皇者華音節四句成一章二舞各製二章從之○兵曹啓巡
官於警守所一夜但糾摘一度故直宿者亦不勤警守甚爲未便請自
今造木柱自初更至五更書其所其更柱以本曹言的火印分給各所
而巡官隨更取柱翼日早朝納于本曹本曹仍考巡官等每所再三巡
行真僞以爲恒式從之○甲子 上不豫百官拜賀千秋箋中樞院副
使李尚興奉箋以行賜尚興衣一襲毛冠靴藥○遣都巡察使鄭欽之
于全羅道看審大窰水營移排之所○兵曹據平安道都節制使關啓
前此下教義州昌城碧潼理山江界閭延等處居民禁鴨綠江彼邊耕

田故生業甚艱限十里勿禁其收租則減常式之半今也兀良哈指揮
林加羅居于近處而虜去人物將來可慮請義州外昌城以北居民等
彼導耕田督令收穫來癸丑年爲始依舊禁之命與政府諸曹同議朴
信生申檣等以爲可趙啓生申商安純許稠權軫孟思誠黃喜等以爲
理山以上各官與蒲州江野人居處不遠彼人移接之間禁耕爲便許
誠以爲初爲民生嚴密立法不可卒變依曾定規畫施行爲便命從誠
議○丙寅詳定所啓各道有妓各官考其奴婢多少除不得已各處外
請皆革除從之○丁卯賜祭于判書申浩教曰死生之期固難逃於理
數哀榮之典當無間於始終卿以純慤之資謙恭之行早遇知於
考仍逮事於寡躬中外宣勞夙夜無怠觀風則盡諷浴之責典郡則施
子惠之仁遂登樞省之班蔚爲搢紳之望頃當休致以養性期享清閑
於晚年夫何不延遽爾乘化今遣禮官而致奠又令節惠以易名於戲
舊勞難忘歎耆英之奄逝精靈不昧諒恤典之斯加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戊辰禮曹啓慶尚道醴泉郡人金物家貧無藏獲事父母至孝父沒
欲守墳適母遘疾未果及母死廬於墓側朝夕哀思期而食粥再期而
蔬食盡其喪制恨未得廬父墓仍居三年終始如一昌原府人金孝良

年十五父得狂疾醫治不効聞生人骨最佳自斷手指炒乾爲末和酒飲之善山府人田佐命母全身不遂卧床七年佐命常自湯藥親奉溺器及沒守墳明年父又歿合葬居廬四年制終猶不去里人舉法諭之又留三月哀哭不輟山陰縣人梁郁事父母謹定省盡心供甘旨父沒三日不食廬墓三年母沒合葬乞貸宗族鄰里盡賣家產以奉祀又廬墓三年知禮縣人尹殷保徐隲皆受業於張志道嘗約云人生於三事之如一况吾師無後百歲之後當廬墓以終三年及死告其父母玄冠腰經廬於塚側躬執炊爨備奠物一日殷保父遘疾歸家侍藥暫不解衣病愈乃還廬墓月餘殷保夢不祥即還家父果得疾越五日死擗踊哭泣不離殯側一日遇狂風失香合數月烏舍香合來自北山置墳前其受業人沈澄裴現等取視之果前香合也殷保雖廬父墓猶爲其師遇朔望必祭隲獨廬師墓以終三年京中住任柔年弱冠母寢疾侍側湯藥未嘗少怠及沒三日不食三年悲哀外祖父母相繼而沒柔代父居喪哀慕盡誠父叢丹毒幾死聞人血爲佳即刺臂取血塗之果逾康叔全自幼遊必有方及長不離側定省告面父母年皆八十五俱患風疾叔全侍居奉藥十餘年猶不瘳陪到溫井浴三年兩病愈父母感其孝

誠欲與家產奴婢叔全固辭曰侍藥療病子職當然請均分父母從之
高用禮家貧母年七十九奉養甘旨定省溫清必謹及沒喪事一從家
禮廬墓朝夕奠及種木營墳無不躬親啜菽終制忠清道天安住副司
正朴忱父母皆老弟四人俱仕宦忱侍親側盡誠奉養小有疾旁求藥
餌治之每遇俗節必備酒食會鄉黨宗族以悞親稷山縣住卞袍年十
一父沒守墳三年不食鹽醬不服煖衣常伏蒿脫襪啜粥盡哀晝夜呼
泣又侍母晨昏甘旨莫不親嘗龍仁縣住吳旼庚父母相繼而沒廬墓
六年兄及妻早沒兒子六人無所歸旼庚愛之如子具資裝婚嫁二人
陽川縣住別侍衛趙旋家貧養母盡孝母病卧床累月旋躬自湯藥奉
溺器母將終呼旋曰吾以獨女子有九十四歲老母而未得終養汝能
孝我其以孝吾之誠孝吾老母則吾死無恨矣旼旋哭擗行喪皆從
禮制孝養外祖母無異親母及沒葬於母墳近地廬墓三年食粥寢
苫未嘗見齒黃海道平山府住故司直宋乙生妻曹氏年二十五夫亡
終制母欲奪志曹氏不從今已二十三年遇俗節及朔朝必祭又侍母奉
甘旨及沒服三年喪家于沂墓之地每日朝夕上食慶尚道軍威縣住
李奇年十九母死蒿葬之謂父曰吾欲守墳父曰吾今鰥居家貧汝之

昆弟亦不堪軍役誰助汝守墳乎竒泣曰吾母有二子兄今任軍役我獨無事非我而誰將乞糧守之結草爲廬獨泣殯側翼日父往見感之遂不禁助構草廬既葬朝夕之奠乞諸鄉閭繼之未再期父又死並葬一丘負土石營墳守之京畿揚州人李竒遇事父母孝奉甘旨以誠母沒三日不食哀慟居廬服纔闋父又歿合葬又守三載親族憫其鰥居備資裝與之昏期既定竒遇以嫁李妹上項人等宜加旌異命與詳定所同議僉曰物郁收庚殷保柁柔叔全旌竒孝良佐命竒遇騰等旌門叙用禮忱叙用曹氏旌門復戶從之○己巳受常參○親傳望祭香祝○咸吉道都節制使啓本道之民率皆入居之人無恒產無恒心又因水旱風霜屢致凶荒流亡相繼若不刷還竟無殷阜之期請壬寅年以後統移他道者並令還本下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宜從所啓從之○庚午掌令曹沆以病辭職○辛未受朝參○黃海道鳳山郡雨雹大如拳多傷禾穀○壬申受常參視事○上謂左右曰曾聞童猛哥帖木兒等將欲徙居年前其徒允察隨使臣到中國於回還路上亦言移居之事若移居則於我國無患矣予意以謂猛哥帖木兒虜中國人以居豈肯移居遼東近地乎黃喜對曰臣意亦謂必不移近中國也○以黃子

厚爲中樞院副使權臨漢城府尹宋箕司憲掌令○傳旨禮曹嘗欲改稱原廟爲文昭殿今更思之文字有貴飾之意未協於意欲改孝先殿何如若曰不忍遽改文昭廣孝舊號則改以昭孝何如其與詳定所同議以聞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等以爲宜號奉先殿鄭招以爲昭老之稱亦合二殿舊名其破碎苟簡亦文孝之類耳必欲不棄舊則文昭之號豈不可久也奉先之意亦淺露不若奉誠之精深也命禮曹改號奉誠殿○刑曹啓百姓張加勿刺殺李上佐李金刺殺金界生私奴崔勿金打殺李忠律並處絞從之○三軍都鎮撫啓厥初義興三軍府承樞府稱爲義興府專掌軍事今已革義興府復立鎮撫所與兵曹同掌其未盡事宜磨勘以啓一前此九軍令大事則兵曹堂上與都鎮撫偕進承命小事則兵曹郎廳及鎮撫偕詣承政院承命兩司必須同稟而後行之去戊戌年兵曹始代代言之職奉宣旨宣傳鎮撫承命出令遂成格例軍令至重也而兵曹郎廳一人詣承政院承命鎮撫又詣兵曹承命傳傳承命故軍令或稽緩或差誤有違謹重之意請依前例兵曹與鎮撫同承出令一九軍法大小衙門以次移文故靡不通知而行今兵曹軍令只移文三軍而不移文本所本所既掌軍士而雖于軍事者亦

不勝論但以胥吏聞見取實舉行為難請六曹受教凡千軍務法令依他例移文本所一鎮撫之任掌察軍士實為軍中所司故前此鎮撫有犯則本所啓達下攸司論劾今也鎮撫有犯雖非取旨之事兵曹擅取供招甚為輕易請自今有犯鎮撫依前例都鎮撫覈實啓達下攸司論罪大閱及講武時有犯鎮撫亦依前例下義禁府治罪下詳定所同議僉曰謹按周制衛王左右者虎賁氏師氏之屬而太司馬制其命漢未央宮建章兵有尉掌之城門兵都尉掌之而太司馬司其出入唐初禁兵十六衛折衝果毅上將軍大將軍統之而兵部實號令之宋侍衛親兵殿前司三班揔之而樞密院實進退之是則歷代兵制無有專揔禁兵而上無維制之者本朝鎮撫所職掌兵柄若無稟制之處非所謂兵權散主也今之鎮撫所即周之虎賁師氏漢之未央建章兩宮衛唐十六衛上大將軍宋殿前司也今之兵曹即周漢之大司馬唐之兵部宋之樞密院也今鎮撫所為兵曹所屬受其制命合於歷代兵權不專之義下政府諸曹同議○癸酉受常祭○親傳貞淑王后忌辰祭香祝○傳旨詳定所憲府上疏云四品以上告身署經之法如未復行則今依歷代詔命以制詞行之且今各品官教用紙裂幅草書而降殊無崇重

爵命之義請命攸司考古制改之乃今集賢殿稽之書說命記高宗命
說之言蔡仲之命微子之命亦猶是也後世命官制詞其源蓋出於此
唐虞至周皆曰命秦改命爲制漢因之顏師古謂爲制度之命唐王制
書大除授用之迄于宋元皆有制命今朝廷亦用誥命則以制詞除授
尚矣然命官任職屢更遷移若皆制詞似爲煩碎未得稱實且因此而
勸懲改行豈可知乎其倣古之制從今之宜熟議以聞○京畿監司權
蹈以疾辭職以刑曹右叅判南智代之○兵曹啓今以加設別侍衛八
番各品迺兒及去官迺兒之數議于政府諸曹僉曰每一番四品去官
二人今冬來夏分半叙用迺兒則每一番五六品各一七品三八品四
一年一度除授從之○傳旨詳定所老病軍民侍丁復戶之法已曾詳
定唯公賤侍丁之法及私賤復戶之法未備其依軍民例詳定以聞且
大明律妻妾歐故夫父母條云奴婢歐舊家長及家長歐舊奴婢者各
以凡人論右律反譯時罵舊家長者絞罪減二等歐舊家長者斬罪減
一等施行舊主奴之間不是一樣而無辨施行未便自今主奴之義未
絕典賣奴婢與他奴婢贖身放役及屬補充軍奴婢等罵舊家長者於
奴婢罵家長絞罪減二等歐舊家長者於奴婢歐家長斬罪減一等典

賈奴婢與他奴婢外贖身屬補充軍及放役奴婢等並今舊主還執使
用告訴者杖一百徒三年論罪勿受舊家長歐上項奴婢非至死勿論
何如并議之○甲戌命工曹參判申樞製獻南山之曲下慣習都監辭
曰華嶽嵩齊蒼穹鎮海東祥雲瑞氣氤氳接兩宮巍巍盛德蕩蕩難名
父臨萬姓臻隆平后配至尊惟德之行母育一國涵仁恩位正少陽祥
燦銅禁洲冲玉裕孕元良紫宸殿前温温諸君因心友愛日彰聞上篤
慈祥下敷孝思春風和氣溢宮墻明繼明應運生協輿情惟我 聖上
盛德撫盈成朝野熙熙樂大平 中宮懿德克配 聖神麟趾振振宜
景福以親九族既臻雍穆臣庶蔚然皆效則 主聖臣賢風雲盛際恍
然舜日升中天以事一人克盡忠誠寵賚年年降紫宸東海不波北門
無警獻琛絡繹陳森羅聖不自聖戒謹持盈旰食宵衣勞 聖情澤洽
黎民四境晏然處處農桑雨露春日吉辰良稱我壽卮仙霞激灑浮春
光樂奏咸英聲徹九天金殿當頭日照明瓊筵秩秩和樂融融君子宜
之福祿崇拜手稽首恭獻南山 兩宮萬年爲父母天一清地一寧運
泰亨 聖神應期宣聰明作民父母永休養荷天之眷福履成日之升月
之恒明並陞前星熒熒光益增金枝玉葉共輝映振振螽蟄且繩繩兩

宮寧三樂成四美并九重仙樂奏新聲願言 兩宮壽無期千秋萬歲

享昇平初東宮及大君等請於 兩宮獻壽別製歌詞奏之於是 上

依古調親定長短章句之數○刑曹啓鞍匠吾麼知密語頭目昌順將

造給鞍子受其段子律該杖一百身充水軍准徒三年收績從之○詳

定所啓會禮樂 殿下將出軒架隆安之樂 王世子拜軒架舒安之

樂 王世子獻壽軒架休安之樂群官拜軒架舒安之樂議政獻壽軒

架休安之樂進案軒架休安之樂進食軒架受寶籙之樂第三爵登歌

名文明文舞入作三成止出進食軒架觀天庭之樂第四爵登歌荷皇

恩之曲進食軒架海瑞之樂改受明命之樂第五爵軒架_{之樂}武舞

入作三成止出進食瑞鷓鴣之樂第六爵荷皇恩之伎改夢全尺之伎

進食水龍吟之樂第七爵拋毬樂之伎改五羊仙之伎進食黃河清之

樂第八爵牙拍之伎進食萬年歡之樂第九爵舞鼓之伎進大膳太平

年之樂仍歌靖東方之曲 王世子及群官拜軒架舒安之樂 殿下

將入軒架隆安之樂下禮曹○乙亥以李尚恒同知敦寧府事許誠奉礮

刑曹左右參判南智中樞院副使姜籌漢城府尹盧龜祥禮曹右參議

李士寬兵曹左參議李叔時辛引孫刑曹左右參議張友良工曹右參

議李烈僉知中樞院事○丙子對馬島宗貞直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

三十匹別賜米豆各三十石○親傳 神懿王后忌辰祭香祝○丁丑

右正言禹孝剛啓今年京畿不稔且困於支待使臣今又講武事煩乞

停今年量田 上曰將議于大臣○已卯 幸箭串觀放鷹○庚辰受

常參視事議于諸臣曰崔石伊劉乙夫等燒錢鑄器之罪前日已允二

覆然予心未協其熟議以啓黃喜鄭招等以為依只坐尊長律崔仁世

以隨從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崔石伊破回勿論皇甫仁柳孟闡

許誠申播申商安純許稠權軫孟思誠等以為崔石伊之罪重崔仁世

之罪輕依只坐尊長律重論仁世未使其子當受重刑其父勿論為便

從思誠等議○親傳 恭靖大王忌辰祭香祝○刑曹啓私奴姜長

壽打殺百姓仇則只律該處絞從之○禮曹啓 太祖外祖考求興伯

崔氏子孫及 太宗外祖考贈門下府事韓氏子孫同姓祖免以上親

及異姓有服之親外疏遠族屬請勿復尸從之○命集賢殿直提學權

採製進因公殞命四品以下致祭文其辭曰臣之事君固委質而効節

上以體下當叙情而記功此古今之通義非死生而有間凡厥臣民從

于王事夙夜匪解勤勞盡悴懷靡盬之憂念不遑之嘆或挺身於戎陳

之間或鞅掌於行役之際一切因公以罹死亡者吊恤之道有所未盡予甚憫焉先王之制以死勤事則祀之誠爲盛典自今如有因公遭變而殞命者除三品以上別行致奠外四品以下至于軍民令所在官隨即優加賻贈仍使致祭以爲恒式庶副予惻然憐愍之意敬此謹備請酌庶品用伸祀儀靈其不昧仰悉 聖懷尚饗○辛巳鳳山郡雨雹○賜并大郎兵衛及唐人張華等衣笠靴○禮曹啓金小所改名自還及妻三疰族女小阿里等請依向化野人例賜家令及鋪陳什器樵奴一名春秋各給縣布一匹正布二匹 從之○壬午講武于揚州次于月介田京畿監司南智咸吉道都節制使成達生監司金孟誠平安道都節制使文貴黃海道監司沈道源等進鷹犬及方物○癸未次于月介田○甲申次于月介田 上所御馬食人禾一握 上曰農人耕獲甚艱予馬取食當收其直賤米一石○掌令趙遂良正言禹孝剛等啓令令讓寧大君提扈駕此雖 殿下友愛之至情然 太宗遺訓至嚴召見宮禁尚且不可於况郊外乎請命還家以副臣等之望左代言金宗瑞答云此事已命勿啓○乙酉次于中甫浦○賜柳寬黃喜孟思誠權軫獐各一口○議政府參贊李孟昉來問安進酒百瓶分賜扈從群臣○掌令柳遂

良正言禹孝剛等上疏曰讓寧大君禔召詣行在已經三日臣等謹以禔之不可侍從期欲啓達不及聞天痛憤退還反覆思之自古親愛之情或渝於宗社之計者蓋大義至重而私恩不能掩也禔得罪若父義絕宗社不可以宗戚待之明矣雖在尋常斯須之頃固不可接見況於行在昵侍左右已有日乎不唯臣等徒切憤念扈從大小臣民誰不失望伏望 殿下念宗社萬年之計斷一時友愛之情敬遵 太宗明訓亟命歸第代言等啓前日臺諫聞讓寧大君隨駕偕進陳請臣等既承 上教未得啓達今又更進 交章臺省之疏不可擅退臣等昧死以聞 上曰近日讓寧扈從溫恭和悅予亦愛敬之悔去春講武不召偕行也勿更啓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五十七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五十八

冬十月丙戌朔次于中浦浦傳旨兵曹自古行幸門外則賫小陽傘小扇門內則大陽傘大扇○京畿監司南智進酒肉分賜扈從群臣○丁亥賜南智及經歷黃守身等衣○百官迎駕于興仁門外○戊子設宴于思政殿 王世子及諸宗親隨駕二品以上侍宴○己丑受常察視事 上曰每赴京之行禁行貿易令監察糾察中國亦稱本國不貿易貨但有監察之行則固然矣無監察之行或恣意貿易以貽中國之笑雖無監察不得貿易之事其議以啓前此藥材書冊等物若私自貿易者爲之亦爲未便藥材與書不可不貿易也自今藥材書冊移咨禮部公然貿易可也并議以啓孟思誠許稠申商鄭招申樞等以爲經書藥材咨請貿易爲可權軫以爲藥材不得已之物宜令貿易經書非藥材之例勿易可也黃喜以爲經書藥材咨請貿易似乎急遽姑待後日從軫議○知申事安崇善啓曰讓寧大君禋許扈從講武臣等以爲讓寧在感已甚見黜於 太宗雖頃刻不宜共處况於講武累日接見臣實懼焉 上曰當初廢黜非與我有隙而然乃得罪於 父王父王廢之而立我吾兄弟之間固無疑貳之事且其在感只在鷹犬聲色無他大過

尚曰當初有憾廢立之後今已久矣未見有憤怒之心豈可以此而廢兄弟之情乎○刑曹啓知高城郡事崔值借用國庫米穀以一百六石移錄還上分給之數四百三十五石錄於賊人偷取之數計贓九十七貫二十文贈人米豆鹽醬魚蠶清蜜等物計贓四貫四百九十文亡妻齋祭所用租豆二十二石鹽醬紙蠶油蜜等物計贓六貫七百五十文戊申己酉兩年錢穀出納並去文書請論以監守自盜處斬徵其濫用之物記官朴節杖一百流三千里刺字其受贈及事干者並在赦前勿論命值減一等節勿論刑曹更啓值既以監守自盜論請刺字命勿刺字○辛卯謝恩使鈐平君尹季童副使李中至等賫勅回自京師上不豫命世子率百官迎于慕華館勅曰王恭事朝廷自永樂至今前後一誠可謂卓然賢王者矣肆朝廷待王亦前後一誠所遣使臣慮其中有小人任情輕率不顧大體妄有需求凡其所言非勅書所諭者王勿信從前命山東布政司運布絹於邊徭與王國人民收買耕牛給遼東屯軍今得秦國中所產不多朕已具悉可隨見有者送來交易餘則止之但海青飛放所用而產於王國若遣人來採捕王可應付故諭百官進賀不受上欲令世子宴慰季童等于慶會樓下知申事安崇蓋等

啓 聖體違和 世子設宴宮內未便令議政府慰宴何如 上曰予疾不重代宴何害命崇善議于政府及六曹判書以上僉曰聖體雖暫違和設宴禁內甚爲不可令議政府六曹參判以上代言等慰宴爲便 從之宴慰季童等于議政府命知申事安崇善左代言金宗瑞左副代言俞尙智同副代言鄭甲孫等參之○壬辰上護軍任孝信往咸吉道輸軍糧于張童兒頭目千戶李讓與孝信言斡朶里指揮允察告使臣云 聖旨內楊木荅兀所擄唐人令刷送朝鮮吾等交易使喚奴婢及作妾人等逃至慶源鏡城界者悉還中國因此吾輩無使喚之人故不得已將虜掠慶源鏡城甲山閩延之人爲奴使喚矣且吾等族親在婆猪江等處將往以居使臣荅云朝鮮 殿下敬事朝廷唐人入境則雖三歲小兒悉皆送還獨於汝等不然乎何含怒也允察不服曰要奪朝鮮人物以報吾讎又野人千戶月下來謁使臣謂孝信曰吾輩奴婢逃至慶源者依唐人例入送中國甚不可也然我則不怨允察怨其妻女被奪常欲報讎孝信至咸興謁昌盛盛怒曰汝何不盡輸軍糧于大張而妄稱吾語何不與歸孔州頭目等僕馬何不許頭目率行小通事而留之慶源乎今脫孝信帽將打之賴接伴使盧閑及監司金孟誠等

營救乃止○癸巳傳旨禮曹文武二舞會以三變肄習其以六變習之
○召承文院提調黃喜等議曰尹鳳本國人也每歲有別贈之物今有勅
旨不可贈遺以鳳在此所用之物密給何如喜等曰可贈綿布三百匹
米六十石上曰然○甲午鏡城住私奴金每邑方捕青花海青一連
命依他例賞之○賜祭于正尹未生妻李氏教曰壽夭之期雖已關於
理數敦睦之志固無間於幽明惟爾李氏稟性貞嘉凝妥端淑生從世
族早知維德之行來配宗親已著宜家之則方期壽考永享安業何圖
妙齡遽然長逝計育忽至傷悼悉深爰命禮官庸致菲奠嗚呼生則聯
屬常申愛護之情死而殊途特加吊恤之禮○咸古道監司馳報愁濱
江野人將欲盡殺張童兒軍馬及翰采里兀良哈等整軍待變○乙未
受常參視事○禮曹啓朝會樂自隋唐至於元朝軒懸之內皆有瑟瑟
歌工樂章請加設堂下軒架琴瑟歌工從之○傳旨兵曹軍士進退
專聽兵曹鎮撫所之令今講武驅獸之際無兵曹鎮撫主將之令而以
雜人傳言或進或退軍令不嚴自今常時及講武須聽兵曹鎮撫主將
之令然後進退雜人雖稱傳教勿聽○工曹據修城都監所報啓五
部各坊人家稠密處請令家設兩三門命政府諸曹同議南智皇甫仁

朴信生趙啓生申商成抑李孟旻權軫孟思誠等以爲可許稠以爲多
不過兩門安純黃喜等以爲接屋連墻之處每戶必設北門非惟勢難
相通亦恐無地可開煩擾難成命留之○大司憲申槩啓近日本府糾
摘成均館生徒多少只九十餘人學者甚少此無他師儒之仕者不過
三負故也 上謂申商許稠曰以閑官加設兼官使之勸學何如其議
以啓○申商啓前監察南季瑛學通經史受訓者百餘人狀告本曹願
授李瑛師儒之任臣以季瑛之失聞于 天聰故不敢啓耳 上曰李
瑛曾附孝寧大君教訓大君之子大君請予叙用予曰母喪三年內娶
妻士子之行虧矣季瑛自言迫於父命不得已而娶妻非予心也然以
義固辭則父安得強之乎假使父命爲不可拒則父亦安得違國法而
擅短其子之喪乎季瑛雖有訓誥末藝殊無孝行豈可薦用以累風化
乎○權軫啓各道築城人丁田一二結令出一二人三四結出二三人民
甚苦之乞減其數 上曰人皆言昇平之世何汲汲於築城乎予則以
爲不然安不忘危爲國之道焉有寇至然後築城之理乎築城之事不
可緩也然因所耕多少出軍已有令果如卿言則太過至其令兵曹考
前受教申明舉行○丙申御經筵○吏曹啓今加設六曹參判請分爲

各司提調長與庫吏曹右叅判義盈庫戶曹右叅判廣興倉禮曹右叅判景福宮提舉司兵曹右叅判豐儲倉刑曹右叅判道臺官署工曹右叅判皆以實案摠治 從之○禮曹啓前此二品以上入朝時差遣書狀官請三品使臣入朝時亦遣書狀官 從之○丁酉受常叅經筵○以李兢爲吏曹左叅議金孝貞右叅議金孝誠戶曹右叅議○賜賻僉知中樞院使趙師米豆并十石紙六十卷○禮曹啓新百丁旣雜處平民相爲婚嫁差定軍役其子弟願讀書者請許赴鄉學 從之○禮曹啓歷代帝王璽寶之制漢六璽唐八璽宋八璽隨事施用若唐之神璽宋之鎮國神寶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其信璽信寶用之於事神教兵等事行兩行寶用之於封國冊封等事其他璽寶之文與用之之時代各不同我朝 帝賜大寶之文稱朝鮮國王不宜用於境內常事乞依古制鑄成國王信寶用之於事神教宥貢舉等事國王行寶用之於冊封除授等事其 帝賜大寶除事大文書外勿用 從之○召黃喜孟思誠權幹許稠崔士康等議曰前少尹金土予所舊知 太宗稱 主上愛護之人授以少尹厥後有疾不仕者累年予命醫治療今聞病愈此人謹慎迂拙且年至七十不宜用於繁劇之地欲超授閑官又給土田何如喜等

曰不忘舊人人君大德且土已老餘生無日宜授終身之職從之 上
又曰鄭淵言江華牧場入放之馬本一千七百餘匹去今年死者幾至
六十匹是無他冬月無所食而然也每當冬月宜放場外或食稻根或
食麥根使之常飽則不至於死此議何如僉曰散放場外踐噬粟麥則
民怨不小臣等以爲宜減入放之數或分養近郡或分賜軍官 上曰
將更議定○戊戌受常參視事經筵 上謂參贊官權孟孫等曰予聞
中國不唯武臣佩劍侍衛雖宗王輔臣莫不佩之 太宗時贊成鄭芬
回自京師啓云中國臣僚皆佩劍孟孫對曰中國之制內外皆佩大刀
侍衛 上曰我國則武班宰相皆羞佩劍至於行幸之際亦令伴人佩
之其與中國大不相似夫佩劍者非獨爲應變也以爲儀耳集賢殿官
其稽古典以聞○刑曹啓白川囚船軍朴忠寶姪殺其妻平山囚白丁
朴所乙進聞殺白丁柳成已律該處絞從之○己亥受常參視事經筵
○左正言李謙之啓今全土以四品授判事臣等不知所由 上曰爾
等之疑然矣然以四品授三品何大過之有且土性稟鯁直予所曾知
今除此職乃特旨也勿言○右司諫琴柔等上疏曰爵祿人主之大權
不可輕也是故國家於除授之際雖一資一級不敢濫施其所以重官

爵之法至矣今金土以前職四品超授判事非唯驚駭人聽實有違於
明時之令典如有功德出衆不次擢用之者 殿下將何以待之伏望
姑收判事之命循資叙用以重官爵大司憲申槩等上疏曰孟子論用
人之道曰共天位治天職然則爵祿予奪不可不謹也竊見金土無奇
功異能聞於人者今以四品之資超授典農判事士林莫不驚駭異日
如有功能優於土者何以酬賞伏望 殿下以天位天職之言爲戒免
土判事之職稱其才品從宜以叙不允曰予之知土非以醫術非以射
御專以學術也予在潛邸判書李隨來往進講而已土則與我盡日講
論因此深知性稟正直非因執政大臣所薦而用之也若等循資叙用
之請是矣然今日除單三品明日加判事則其事曲矣况土年已七十
從仕之日尚少予欲除此職經歲則命還其家俾保餘齡勿更言賜土
科田三十結○唐子御經筵○上率群臣拜賀正朝及謝恩進賀表箋
中樞李興發刑曹參判奉礪奉賀正表箋日城君鄭孝全參判皇甫仁
奉謝恩進賀箋表以行各賜衣笠毛冠靴套○傳旨禮曹遼東貿易通
事許賚私布十匹以行○辛丑受朝參經筵○傳旨戶曹咸吉道連年
支待使臣受弊不少本道納大口魚年魚牧丹皮甘藿及麝香二十部

外餘貢限癸丑年蠲免尚衣院所納貂鼠皮亦限癸丑年減半咸吉道
監司道所納魚鱉稅亦限癸丑年減半咸吉道上納神稅布及監司道
所納布子等均給驛吏及各官奴婢之貧寒者○戶曹啓江原道附近
慶尚道慶州與海迎日清河盈德寧海青松眞寶等各官豐儲倉廣興
倉納米穀移納于江原道三陟以南各官咸吉道附近江原道江陵襄
陽通川杆城高城歙谷等各官豐儲倉廣興倉納米穀移納于咸吉道
安邊府咸吉道各官濟用監納徃歲未納人參請并蠲減從之○傳旨禮
曹咸吉道正朝冬至誕日方物限癸丑年勿進○傳旨兵曹咸吉道驛
路尤爲凋弊進獻堆昆海青外其餘鷹子限癸丑年勿進又因支持使
臣驛馬多困死其給本道所養國馬○兵曹啓六典內虎符頒藏尚瑞
司受 上押封藏當命送各道觀察使水陸節制使之時以右符親授
如或發兵則本曹啓聞以左符頒送相合然後發兵事畢還納漢唐之
制凡發兵非獨以虎符相合必有詔勅羽檄請自今如有徵兵本曹啓
聞左符并教書曹奉教行移關字等發騎馬人以送受符官參考相合
然後施行教書則依洪武禮制勅符丹符例不許先期報知亦不許本
處官司迎接直至本衙門開見從之○順興府地震○壬寅受常參禮

事 上謂左右曰前此勅諭勿贈使臣私請之物我朝遵行之然行裝之物或有遺之者今又勅諭不許私請之物使迎接都監知此意不許何如今來使臣求佛經鞍子琵琶等物許之乎否若佛經非爲計闊之心專以崇佛而求之行裝則盡物從之可矣雖然 皇帝申明勅諭不可不遵卿等議啟禮曹判書申商對曰 上教至當 上曰如海青土豹進獻之物予無一毫忌憚之心但慮我國人民疲勞耳張童兒爲捉海青土豹到阿木河畏草賊備軍威而行其有戒心我國之大幸也上又曰僧人還俗者從僧職依檢校例除職以開還俗之路何如許稠改前旣亂倫爲僧今知其非而還俗且國家除水陸齋則僧道自然日革何必濫除官職以開後日濫授之端乎○御經筵○禮曹啟今與詳定所同議前此文昭廣孝殿祭樂無歌詞未便請今 原廟樂初獻堂上用唐樂亞獻堂下用鄉樂製其歌詞終獻堂下樂則兼用鄉唐樂依前列合奏靖東方曲從之○命放付處前判咸從縣事徐係陵以其子上言也○癸卯受常參經筵○遣宣慰使吏曹左叅判金益精于吉州以尹鳳還也○賜咸吉道監同金益誠都節制使成達生鏡城節制使也有容知端川郡事全信鏡城判官裴惠吉州判官李中孚等衣各

一襲以捕海青也○禮曹據樂學牒呈啓今以加設堂下軒架樂琴瑟
歌工之數考古制隋時宮懸四面面各十人唐宋則未有明說元朝則
歌工四八分立於北架之下琴瑟不言其數則意必與歌工之數相等
今加設入數若半元朝宮架之制則當加設琴瑟并二八歌工二八矣
但其初軒架衆工之數依陳氏樂圖塤缶篪遂鳳簫笙等管籥等器皆
以十數作行設於左右上項二八十六之數於縱橫位列未得整齊請
取隋制一面之數依陳氏樂懸之列琴瑟并一行歌工一行各加設十
人從之○上謂上護軍朴堧曰文武二舞歌詞一章之內頌 太祖太
宗功德未盡更加一章何如堧曰 上教誠是矣 上曰磨勘以聞堧
曰一章之內兼頌 太祖太宗功德未洽願各頌功德別爲二章詞各
八拍作舞持第一變頌 太祖第二變頌 太宗相次頌德至第六變
終於 太宗樂闋而退從之○慶尚道星州地震○甲辰受常參經筵
安崇善啓參判鄭淵語臣云赴京之人不顧大體以金銀作錢隱挾賈
云恐或生變宜禁之 上曰此言甚然後日見三議政議其禁防條件
遂傳旨謝恩正朝書狀官曰入朝大小人不顧大體金銀作錢或置懷
中或密藏囊裏以行互相貿易非徒不畏法令生變可畏宜於過江時

出其不意窮極搜檢又當回還時所易物色悉皆搜探崇善又啓前正
郎李師純稍解地理書願命師純益看地理書 上曰縉紳子弟不好
地理書宜加勸讀即命師純看讀○乙巳受常察視事 上謂左右曰
藥材和賣之事已命承文院提調擬議我國所產已足矣然唐藥鮮少
或有未劑者今 皇帝以厚禮待我往來絡繹和賣藥材救民之病何
如我國買賣中國已曾痛禁然藥材雖移咨禮部不以爲瀆且諸史百
家亦欲并買五經四書已頒中外何煩奏請右議政權軫啓藥之貴者
雖求請於義無妨 上謂禮曹判書申商曰朱砂龍腦雖曰貴藥求之
中國則猶可得也沉香則雖中國未易得之往者倭人賈沉香來者比
比有之我國折價甚輕故不更賈來沉香不產倭邦乃旁求他國而來
雖倍其價可也禮曹其議以啓○召直提學權採曰前者製進三綱行
實序有遠邁二南之語自古人臣之贊君上也過情溢美者有矣觀齊
驅堯舜超軼三代之辭則可知矣然予則以爲遠邁之語大過矣光武
於制誥令不稱聖豈無意謂改遠邁二字以進採即改遠邁爲無讓○
上曰煩民力之事予不欲爲安崇善金宗瑞等啓簿石多在煤島宜當
事簡時遣左右水站及司宰監船隻載來鋪之殿庭 上曰其論諸繕

工監待事簡時爲之○御經筵○端川人學生黃信之捕進堆昆一連
上謂代言等曰今捕堆昆者依捕海青例賞之手減半乎知申事安崇
善以爲捕堆昆者依捕海青例賞之已論中外堆昆之品雖異海青然
若減半則是失信於民也宜從前數給之待使臣回還更議減半爲便
左代言金宗瑞右代言權孟孫左副代言俞尚智右副代言鄭奉同副
代言鄭甲孫等以爲堆昆之品與海青不同宜減半以給從崇善議○
傳旨刑曹大明律鬪歐及故殺人條云凡鬪歐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
刃並絞故殺者斬今官吏等未能辨鬪殺故殺任意行之非惟輕重不
中若會赦則生死之間關係至重雖因鬪用刃殺者即有害人之心以
手足歐殺者初無殺人之意同置絞刑甚爲未便考諸唐律鬪歐殺人
者絞以刃及故殺者斬雖因鬪而用兵刃殺者與故殺同疏議曰鬪歐
者元無殺心因相鬪歐而殺人者絞以刃及故殺者謂鬪而用刃即有害
心及非因鬪爭無事而殺是名故殺各合斬罪雖因鬪而用兵刃殺者
本雖是鬪乃用兵刃殺人者與故殺同亦得斬罪並同故殺之法自
古鬪歐故殺人罪依唐律施行何如其與政府諸曹同議以啓○全羅
道都巡察使鄭欽之啓本道水營移排于木浦木浦兵船移泊于黃原南

面周梁而於珍島西面蘇可浦以水管兵船三四隻每朔輪番泊立守護
命下政府諸曹三軍都鎮撫同議僉曰宜從所啓從之○命義禁府杖
宦者玄錄八十收職牒定本官軍役○賜祭于藝文大提學李行教曰
老成之臣心旣一於終始哀榮之數義無間於存亡惟卿稟資端方持
身清儉博雅好古學究三才廉靜無華行高一代宏村實優於經世利
器可試於盤根昔耽羅之陸梁承王命以招諭視溟渤如視坦道奮不
顧身撫頰民猶撫嬰兒蔚有聲績名聞于世人服其功由是因緣 列
聖之獎知踐歷華聯於中外分符典郡克施字牧之仁攬轡觀風慨念澄
清之志以至朝 帝庭而專對尹京兆而弭茲遂登崇班用鎮雅俗頃以
年齒之遲暮固請骸骨而退休出處無愧於古人風猷可儀於後進屬
當養老之日特命召卿而來正有待於乞言輔予寡德何不吊而捐館
使我盡傷俾節惠而易名又遣官而致奠於戲者英已逝慨舊績之難
忘恤典斯加慰貞魂之不昧○賜別膳于讓寧大君禔○丙午受朝終
經筵○京畿點馬別監大護軍趙惠啓仁川住學生河逸云昔有一舟
人與我言曰忠清道德山縣有楓島島中有小池有黑白二馬常見於
池邊人或窺之則忽焉無形但見蹤跡而已近年其池湮塞馬亦不復

見又近來黃海道海州涎評島有黑白二馬見形有人見之則忽隱不見丹人疑昔人所見黑白二馬今移於涎評島矣 上曰令黃海道監司訪問以啓○丁未受常參○傳旨京畿忠清慶尚全羅江原咸吉黃海平安道監司道內各官島串如有見海馬龍馬見形者其見形日月及形狀訪問以啓○兵曹據平安道監司關啓江界府江邊不遠里民則令各入保附近木柵邑城近里之民則入保本邑高山里口子屯守軍人則合入萬浦木柵並令守禦命政府諸曹同議僉曰可從之○戊申受常參經筵○頭目戎得史貴等捕鴉鵲十八連回自咸吉道○己酉受常參視事右代言權孟孫啓續六典內母役僧徒條可削 上曰何必削之方今所行後人知之何害謂諸大臣曰僧徒雖異端各守其道毋役僧徒 太宗朝已有著令但京中營造則供給役之何害申商曰此乃游手之徒至於外方役之可也 上曰外方則不可役矣○輪對經筵○藝文提學鄭麟趾上書曰臣年十三遠離父母遊學成均繼而登第奉職未暇申養而慈母早棄今扁父年既七十餘齡無幾而道途阻隔音耗踈闊瞻望之思益切于中出守一州以近時省臣不勝區區之願伏願 聖鑑曲照俾申孝志不允○慣習都監提調孟思誠金

自知柳思訥別監朴堧等啓曰觀天庭歌詞內貝錦消沮之句乃言
太祖皇帝侵辱本國之語今則四海一家我以至誠事大中國亦一誠
待之後世觀此貝錦之句則必以爲疑改之何如 上曰然令禮曹磨
勘以啓○召黃喜孟思誠密議曰今者義禁府言全羅監司朴安臣爲
兵曹參判安東府使朴瑞生爲參議以全思義李保朴用等移差近仗
請拿來推之何以處之喜等啓如金宗瑞例用力薦用則拿來而推可
矣若不知而參則依他堂上例施行可也 上曰姑勿拿來又曰宗瑞
以代房代言初入政房聽朴用請托移差仕少處甚爲不當然問前例
之時安修已答以已有前例瑞宗不知而移差則情亦可恕喜等曰待
畢推可得其情 上曰吾聞當初事教移關憲府之時宗瑞通書于判
書崔士康欲止之士康不聽而移之宗瑞緣何人而知移關之意乎其
并推傳通者以啓○命尚衣院造二品以上妻所乘青色有屋轎子三
品以下妻所乘黑色有屋轎子欲令士大夫見樣造作以示喜等喜等
曰如此則可矣○庚戌御經筵謂參贊官權孟孫曰昔讓寧年十六
太宗命學射及爲狂妄之日大臣以早習弓矢爲咎蓋其狂妄非以早
習弓矢而然溺於聲色至於踰垣出遊靡所不爲豈其習成耶今世子

不令射御爲其廢學也今年幾二十且性本好學一日之間朝晝夕三講之暇問安兩宮未有廢學之時近因問安又受易於予念世子年既壯雖無強勇之質不合馳射然時射的以養氣體宜矣予當問安講書之餘欲教以射的不是廢學也况射御予祖宗事乎爾以閑話說與世子師傳黃喜曰學問須於年少時勉強臣意以謂世子習射恐其早也射御之事年壯乃可學也孟思誠曰 上教固是曩者 上教曰世子純質宛如婦人若射的宮中臣意以爲無妨也 上曰予已知之○御思政殿宴慰 原廟造成提調及郎廳 王世子及諸宗親侍宴又賜酒肉于監役及工匠等○命以鎮江場入放瘦馬二十二匹分賜兩京間及江原道各驛吏之貧窮者○辛亥御經筵○命囚舍人趙瑞安吏曹正郎李師孟兵曹正郎安修已佐郎楊繼元世子右司經李伯黔于義禁府以攝六十李係全思義朴用等皆仕多者而濫差於仕少近仗也 上已知其實而各人同辭隱諱不以實對故怒鞠之○吏曹啓江華都護府使請兼任監牧官 從之○兵曹啓春秋講武軍國重事而每當行幸大小軍士托故不隨駕以致侍衛虧踈宣德六年正月日本曹受教忠義衛及別侍衛內不得已就仕祿官者勿令隨駕故忠義別

侍衛祿官等競托故不隨駕自今臺諫政曹決事官學官春秋館知製
教外並令隨駕其內禁忠義別侍衛甲士等以雜故不隨駕者內禁別侍
衛甲士則每日削前到五忠義衛連等不隨駕者時行則罷職前銜
則當叙不叙其不得已未得隨駕者本曹覈實啓聞施行從之○兵曹
啓忠義衛因無仕到春秋講武及常時侍衛或有不進者請依內禁衛
例考其仕日多少勤慢叙用從之○壬子宴于思政殿 王世子及諸
宗親侍宴○命囚兵曹判書崔士康工曹判書趙啓生中樞院事李中
至左代言金宗瑞前禮賓寺尹金宗興等于義禁府以辭連李俛朴用
等事也○分遣量田敬差官于京畿○鏡城人韓貴寶捕進海青一連
○癸丑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甲寅受常參視事卒檢參議韓揀妾
上言夫以 太祖太宗元從受功臣田及別賜田三十結功臣田則已
依他例還官但別賜田牌云使傳子孫今戶曹還取心實痛悶 上謂
左右曰賤妾則不得適受乎戶曹判書安純啓賤妾不得適受已有著
令 上曰雖妾不適他是亦妻也况揀以正嫡待之乎可還給之○刑
曹啓吉州人金加勿妻強取其夫棄別之書私李實之子居焉加勿挾
憾火實家射實牛亡走適實家近官府吏等奔往救火見牛中矢而死

四散尋逐有一人獨行吏等將執之其人潛解佩囊棄路傍取視之燧
在囊中因鞠射午之故無辭以對因問弓矢置何處答曰神堂林下視
之果然問弓矢之主答曰矢則得於人者也乃召矢主示之果見借加
勿者也事證明白宜處斬 上曰金加勿火實之家果明白無疑然前
此每見執若無疑間有失實之事其置囊林下者恐謂其有燧而然也箴
弓矢於神堂者恐謂其射牛而然也雖非縱火之賊無乃事勢適然耶
予實慮焉吏曹判書許稠啓以此事證觀之有何疑焉○上曰今方天
寒義禁府所鞠崔士康金宗瑞等事何累日不決乎予初以爲安修已
聽宗瑞之請而擅行實非修已聽請托也况以隊長爲近仗已有前例
何咎之有但修已不告判書爲可罪修已外餘皆釋之○輪對經筵○
禮曹啓 文昭殿兩位庶孝殿兩位請移安于新建 原廟仍彌爲文
昭殿 從之○兵曹啓謹稽古制初學記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
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杜氏通典漢高帝承秦制佩刀
註云自天子至庶人皆帶劍韻會漢儀諸臣帶劍至殿階解劍梁制自
皇太子至監州刺史皆腰劍隋群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
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唐皇太子佩玉貝劍一品服金玉飾劍二

品銀粧劍三品飾劍四品青綬金飾劍五品黑綬金飾劍九品以上革帶劍登瀛秘錄秦始加劍魏氏惟朝服得佩劍晉以木代之以此觀之則歷代率循是制今朝廷大小武官並皆佩劍惟本朝武官於入直及侍衛時只持元帶兵器而不并佩劍至於二品以上武官別雲劍外不帶劍有違歷代與朝廷之制自今大小武官入直日並令帶劍行幸元帶兵器仍令佩劍侍衛以爲恒式大小儒臣職帶武官者亦依上項例佩劍 從之○乙卯受常參輪對經筵 上曰歷筭之法自古帝王莫不重之前此我國未精推步之法自立歷法校正以後日月之食節氣之定較之中朝頒曆毫釐不差予甚喜之今若罷校正之事則二十年講究之功半途而廢故更加精力以爲成書使後世知今日建立朝鮮無前之事其治歷之人精於術者超資加職以勸勉之講罷 上謂左代言金宗瑞曰卿辭連朴用之事數日在獄雖可哀然予之必令改推有意也朴用移近仗例當修設兵曹移關憲府必有其由窮治則事跡必露矣以此下義禁府推之以隊副陞爲近仗者判書崔士康請十餘人其餘兼判事以下皆有請托不下十餘人何獨於朴用之事爲誤歟是兵曹憎卿而構之也前代代言等啓宗瑞於昨夜移宿妾家予不實聽

對曰昨支與士康等同囚一房寤時不寐安有移寤妾家之理臣雖無狀以近臣繫獄正恐懼無暇之時且士康疾我欲害百計攻之臣雖至愚豈與士康同囚而更犯一罪乎若天日不照臣無得脫罪咎因嗚咽不止 上曰臣而爲上任用同類惡之自古而然卿無愧焉勿以此事摧挫而益礪心氣奉公如昔○上命繕工監造屋三間于三角山上峯將以冬至遣書雲觀官候日出入也○十一月丙辰朔受朝○宗貞盛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三十匹○大司憲申槩以疾辭職不允○御思政殿觀宗親打球○上謂代言等曰曆象日月古今帝王之所重召大提學鄭招提學鄭麟趾等曰曆法官負嫌其沉滯不勤曆法且其文臣亦厭軍職今欲超資或遷華秩何如招等對曰宜如 上教翌日安崇善金宗瑞等啓鄭招鄭麟趾等言今仕曆法校正前監冬南季瑛學術詳明又精曆筭以居母喪娶妻沉滯不達臣等以爲中國以天下之大猶惜人才况於本國人才之少如季瑛者不多且其父南績狂疾勒令娶妻非季瑛之罪季瑛娶妻之時年纔十七不識事理宜優容叙用崇善仍啓季瑛爲人可取者多乞須叙用 上曰予曾不知其實果可用之才也况年十七則不識事理可恕也後當叙用○御經筵謂侍講官

等曰予本風疾每當冬節不得沐浴古云吾不與祭如不祭若以攝行
爲常則予恐後世懶慢之君以攝行爲例而不親祭矣爾等稽古齋沐
與祭之法以啓○丁巳受常祭輪對經筵○百戶崔真回自咸吉道○
吉州人學生金簡捕進海青命從願賞之○上謂左代言金宗瑞曰義
禁府所鞫金龍吉金乙夫每邑金等罪何如宗瑞對曰龍吉乙夫等云
嘗往耕田忽見鼎釜等物在林下喜而賚來其後里正長知而告官官
以其物編示境內有僧海玉云前日草幕明火賊持去賊也官即囚龍
吉乙夫等推之未得其實臣同義禁府提調鞫之亦未得其情龍吉等
但云耕田時幸得此物初不爲盜其里正證佐之言未爲明白上曰
龍吉等所得之物乃草幕之賊持去賊也則似爲賊人矣然天下之理
無窮賊若持此物棄之林中而龍吉偶得之則以爲明火賊而置之極
刑無乃不可乎予創若是已頒恤刑之教書曰罪疑惟輕若杖訊證佐
而猶未得其實則不若不罪之爲愈也○原廟成 上親往觀之曰壯
麗矣○戊午受常祭視事時擊鼓申呈者或告誤決或告未蒙賞職與
賜與者頗多吏曹判書許稠曰近年妄告誤決者亦不之罪故申呈者
蜂起至以微勞希望官職賞賜者未有紀極今之官吏砥礪心節當其

決事之時朝思暮繹猶恐毫釐之失安有知非誤決者乎彼姦詐之徒恃
聖上生育之恩小不得意輒自申訴苟不罪之何以懲乎至於希聖官
職者尤爲無恥人臣唯當盡已所當爲之事耳安有望報之心乎周公有
大勲勞於天下成王賜魯以重祭王安石議曰周公能盡人之所不能爲
成王之賜亦其宜也程子則曰安石不知君臣之義故有是言也周公之
事臣職當然何有報賞之義乎我國臣僚如有微勞援例希進實爲過當
今也司僕理馬等但以往來遼東爲功而冒濫擊鼓宜令科罪以懲上
曰冒濫申訴予亦知之然當國家議事之時甲可乙否未循一轍况無知
之民豈能度事之是非乎不可以冒濫一一罪之也姦詐之徒冒濫再呈
老業已治罪高皇帝謂元朝委事中書等官終以失御即以千官萬機
親自裁決是將何術以處之乎許稠曰臣觀上國之事不可則效者多矣
六部官吏羅立庭中皇帝高拱如天至於刑決絕無擬議一言決了不知
幾人無辜受戮是不可取法也上曰然則刑決甚不精微果不可法也
稠曰我國得一罪章議之非一人推之非一所終取上裁然後施行此
誠良規也上曰然稠等出上謂代言等曰申呈之徒何以處之乎金
宗瑞曰官吏誤決之事因申呈而發者或有之豈可防之手權孟孫曰妄

告誤決之罪當令憲府治之然豈可防其路耶希進慕賞亦人情之常也然有識之人雖蘊於中不形於言若無恥之徒固難禁之且因申訴知其功而用之者或有之豈可拂人之情以絕僥倖之門乎臣以爲告誤決者推其妄而罪之求爵賞者考其功而用之則庶達下情而僥倖姦詐之風漸息矣 上曰爾言是矣其論憲府凡妄告者以妄告誤決之律科罪俾人人知之○御經筵○百戶崔真詣闕引見于思政殿命同副代言鄭甲孫饋之○遣宣慰使雲城君朴從愚于咸吉道將以至日宣慰三使臣也○命知申事安崇善右代言權孟孫詣 原廟與黃喜孫思誠權軫許綢安純申商鄭招洪理等議曰前殿將何以粧之予思之未得其要前日提調等以爲 太祖神位宜於北壁差退當補簷設之予以爲不可熟議以啓招商稠等以爲臣等今觀前殿體制正殿三間四面補簷補簷則爲蔽風雨而設若於北面補簷中心設倚障奉安 太祖神座則似非正大肅穆且奉諸位神主自後殿從心廊由倚障北出入襲近 太祖之座尤爲未便臣等以爲四面補簷皆勿修粧正殿東西北三面皆作全壁南面三間各置一門於北壁中心設 太祖神座東西壁分作昭穆神座奉諸位神主自北補簷分由東西補簷來至南面 太祖則由中門左昭則由

左門右穆則由右門入就本位便易純軫思誠喜等以爲 太祖神座

若於正殿依全壁奉安則必窄若曰補簷非正殿之例而設神座未便則勤政殿楹外御座亦何以設歟臣等以爲北面補簷中心倚障設

太祖神位奉諸位 神主由倚障北分左右入就本位於 太祖神位

猶未褻近從稠等議又議曰入朝之人挾持禁物潛行買賣者比比有之嚴立禁防載在令甲然或有不畏洪令恣行者將何術以禁之喜等以爲入朝之人千慮萬謀挾持禁物雖當過江時監察搜檢尚未明白臣等以爲回到東八站檢察官出其不意再三搜探則所買之物庶幾盡得矣從之○刑曹啓北青人金加勿火李實家律該處斬保寧囚百姓卞者古大設殯取物律該處絞從之○已未受常參經筵○領敦寧府事仍令致仕權弘上書曰臣竊念樹碑以頌功德垂訓以示後世古今帝王之令典恭惟 主上殿下誕承丕緒制度文爲動法乎古建原廟設宗學崇孝悌重耆舊立箕子之碑制朝廷之樂又纂集古今忠臣孝子烈女之傳以訓萬姓其化民成俗之要舍此書何以哉自三韓以來賢君明主所未及爲之事也臣愚伏覩盛事不勝感歎真千載一盛際也古者人君一有希世之美則人臣必讚美其德或銘鐘勒鼎或被

之管弦以歌咏之是蓋欲使不忘其隆功盛烈之義也老臣生於豢養
圖報無由謹以管見抑瀆天聰伏願於 原廟宗學各樹碑碣首讚

太祖太宗累仁積德應天順人創業垂統垂裕後昆次讚 殿下以天

縱之聖重光繼述而持盈守成致治雍熙民安物阜四方寧一上國有
褒嘉之命鄰邦致納款之辭如斯盛德光輝宜當勒碑刻銘垂耀後世

傳之億萬年無疆之休美臣之願也 上曰語多荒諛不可施行○吏

曹判書許稠啓向化人受本朝官職者欲受科田若考族派則未知其

根不辨族類則有違於法何以處之 上曰向化之人受本朝之職則

自此而爲類士矣雖未知宗派給田可也○庚申兩雷電○受常參○

觀宗親打球設酌將終夜守庚申以雷電罷○辛酉受朝參○六郎次

郎遣人獻土物回賜正布九十匹○御經筵○以韓有紋爲中樞院副

使李漸爲全州府尹○密陽府地震○壬戌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

曰雖識理之人必待按律然後知罪之輕重况愚民何知所犯之大小

而自改乎雖不能使民盡知律文別抄大罪條科譯以吏文頒示民間

使愚夫愚婦知避何如吏曹判書許稠啓臣恐弊生也茲惡之民苟知

律文則知罪之大小而無所畏忌弄法之徒從此而起 上曰然則

使民不知而犯之可乎民不知法而罪其犯者則不幾於朝四暮三之術乎况 祖宗立讀律之法欲人皆知之也卿等稽諸古典擬議以聞又曰中朝使臣或有請除族人官職者若是親族則猶可也本非親戚而請之者亦多若皆聽之漸至難防近日昌盛請除職卿等皆曰可故從之然前朝之時犯罪者多依使臣出入中國其托使臣要官者懲之何如稠啓昌尹之間固有猜忌尹之親戚既皆除職而昌之請者獨加罪責則昌必謂尹是國人故待之異我矣宜置不論 上曰然予亦知昌尹之不同心也稠出 上曰許稠之意以爲民知律文則爭訟不息而有凌上之漸然須令細民知禁而畏避也遂命集賢殿稽古使民習法之事以啓○功臣都監提調啓忠義衛依內禁衛例考其仕日多少叙用然非他或卿官例其前銜勤仕滿三十朔者請依諸處口傳人例加資從之○癸亥受常參經筵○甲子 上率王世子及群臣拜賀節日表漢城府尹姜壽奉表以行賜壽衣一襲毛冠笠靴例也○輪對經筵○乙丑受常參輪對經筵○傳旨禮曹大小朝會及常參朝啓風寒之日老疾之臣觸寒行禮未便自今大小臣僚依中朝例常著耳掩副提學以上用貂皮段子司諫以下至九品用鼠皮青絹○刑曹啓前此

燒錢鑄銅者依私鑄錢律論罪新造鑄鐵器四者杖一百身充水軍
 然而無識之徒不畏法令以一時謀利之計潛燒錢寶鑄器又新造鑄
 鐵器皿以無告舉者未能懲之今金春所告燒錢鑄器崔石伊劉乙夫
 並置極刑春依例賞給然犯者相繼自今燒錢鑄器者依律論斷有能
 告者賞緜布一百匹自首者免罪雖同謀燒錢而反自捕告者亦免罪
 賞綿布一百匹京中管領色掌外方監考里正長知而不告者杖一百
 不用心捕告者以違令論新造鑄鐵器四者依律治罪令京中管領外方
 監考里正長隨即捕獲付官如有知情不告者杖一百不用心捕告者
 以違令論能自捕告者賞緜布五十匹同謀鑄成而自相捕告者免罪
 賞緜布五十匹自首者免罪私相買賣者以不應為事理重論其所賣
 器皿沒官民間破毀鑄鐵器皿並令納官從自願給價舊鑄鐵完器毋
 得私相買賣其或賣者亦令納官從自願給價違者依律治罪從之○
 丙寅 上率百官行賀千秋禮○御思政殿觀宗親打毬○丁卯受常
 參視事輪對經筵○御思政殿觀宗親打毬○賜耳掩于百官○傳旨
 禮曹群臣著耳掩之法已立然望闕禮之時予不著之群臣亦勿著○
 工曹啓明春營構大平館之時京軍少請刷諸道僧徒官給資糧役之

從之既而謂安崇善曰僧徒不自力農而飽食遊手者也 太宗下教
禁役僧徒以守令勞苦役使之故也 太祖愛護僧徒而營景福宮則
役之 太宗營昌德而又役之大役則役之 祖宗舊例也然近日已
下推覈度牒之令又從而推刷役之恐其煩擾無所容矣其令詳定所提
調同議以聞僉曰遊手僧徒役之何害且國有大役則役僧徒載在六
典宜從二曹所啓從之○戊辰受常參輪對經筵○知申事安崇善啓
謹稽元典凡斷獄者多不曉律文私意出入刑罰不中寃抑無訴致傷
和氣以召災沴大明律時王之制所當奉行然國人未易通曉宜以俚
語譯之頒諸中外使之講習一笞一杖必依律施行以示仁厚之德○
己巳受常參○親傳望祭香祝○判典農寺事金士輪對賜土毛衣毛
冠○御經筵○大司憲申槩等上疏曰竊惟芳幹敢行亂逆幾危 宗
社罪及妻孥其女壻李大生得列朝班已爲不可今除監察罪逆之家
無由知戒伏望 殿下追免大生監察之職以戒後來 上曰 太宗
許大生爲婚至今從仕非他人可比雖拜監察不害於義掌令趙遂良
更啓大生王室懿親不可不用然監察之職糾人是非宜選其人請改
差 上曰予將議諸大臣○庚午受常參輪對經筵○司憲府請決訟

官吏淹延之罪下詳定所同議黃喜孟思誠許稠鄭招等以爲決訟之法考閱文書推覈證佐非旬日可判令訟者或訴淹延憲府覈問雖仕至十日者皆論以官文書稽停之律非律文本意也蓋訟者視官吏聽理勢若不利於已則窺伺釁隙必欲排擯輒訴淹延一人被覈合同避嫌未暇決訟避嫌之日常多聽訟之日常少是則名爲矯弊而實致淹延也其聽訟官吏兩邊文書俱納證佐俱到之後聽訟滿百日淹延不決然後許令告狀覈其當該官吏移文刑曹依律收贖再犯者罷職行首勿論首勿論權軫以爲兩邊文書俱納證佐俱到之後滿五十日淹延不決者令吏曹取訟者告狀覈當該官吏移文收贖再犯者罷職行首勿論從喜等議○辛未受朝參○御思政殿觀宗親打毬○昌盛張定安回自感吉道命右議政權軫判書鄭欽之右伏言權孟孫設宴于普濟院命知申事安崇善問安于大平館張定安曰易換牛隻得免乎崇善曰免矣昌盛曰奏聞乎崇善曰奏之盛曰勅書已論中外乎崇善曰已論之至夕定安對柳殷之金益精呼都監使裴屯跪之曰隨我頭目皆飽毋饋酒食到咸吉道喫一鉢小米飯一盞濁醪與魚耳我於遼東一路但一二日喫小米餘皆食白米 殿下雖敬事朝廷汝等反欺 殿下

前日薄待亦是監司任意支待也。盛曰：我非求衣食，求金銀爲。帝捕海青也。定安又呼副使僕，嚮叱曰：養鷹之器皆茶之。我之衣積何不茶乎。盛等又云：行李諸裝雖千萬，扛皆令汝國輸至遼東。○命議于政府。曰：曾以柳殷之同使，臣進鷹。今差遣衆議，權復則無乃以爲卑官乎。改遣兩府以上，何如。僉曰：稱使則雖衆議中朝待之如一，無害於義。然是不難改差爲便。遂以戶曹參判朴信生代之。○禮曹啓尚衣院所藏太宗大王世子封崇竹冊及太宗大王封崇王冊、貞嬪封崇竹冊、靜如封崇王冊等，請依他例藏于宗廟六室從之。○壬申，幸大平館宴慰使臣。上至後樓，見海青五連，上指白鷹二連曰：是蘆花鷹歟。張定安曰：一白花鷹，一白蘆鷹也。昌盛曰：殿下捕進黑海青可也。上曰：黑海青有無，曾未知之。曩因陳內官之言，圖形廣求。盛曰：殿下又捕進白海青可也。上曰：予曾見白鷹一連，舉體純白，唯兩翼長羽尖端小有黑點耳。仍曰：使臣多獲海青，予甚喜之。盛定安曰：實由殿下至誠多捕之耳。我輩何功。盛又曰：今勅書稱小人之言，不是爲我輩說。我輩自少侍從，至今爲官人奉命到此，如有不義安得掩之。國人至小民每稱勅書恐動之易，換牛隻之事，我亦奏。帝今得蠲免我輩曾受金銀

幾許

上曰我國本無所產勅書之來適當使臣到國之時深切兢

惶○癸酉受常參經筵○命領議政黃喜判書申商左代言金宗瑞迎慰
尹鳳于普濟院○初三使臣來欲捕海青于咸吉道令政府六曹僉議
便否判書申商曰去年使臣四人到咸吉道捕鷹今年又來安知後日
之不來如此不已非唯咸吉之民失所舉國受弊將至衰耗不可不慮
潛論咸吉道故為難捕之形雖捕亦放以除永世之弊僉議皆然 上曰
此誠難事然大臣等既為遠慮予難止之令諭咸吉道既而悔之曰
予事大至誠自有知識以來無一毫行詐之事天地神明所共知也况
於此事敢有欺妄之心乎即傳旨咸吉道都巡察使接伴使管事官及守
令等若見海青盡情捕之即告使臣後鏡城人捕海青一連李澄玉故
放之○左代言金宗瑞啓造印在逃金壽崗有小兒無收養者族親畏
官推壽崗去處不肯收恤 上曰亟令刑曹囑其族人勿令凍餒○右
議政權軫啓昌盛尹鳳不協若崔真行閒言則甚可懼也賜真妹米穀
又聽真勿役咸興妓之請以悅其心且於三使臣托以回贈優給贖物
以充其欲何如 上曰當與諸大臣更議○接伴使參判李澄玉回自
咸吉道復命引見于思政殿澄玉啓尹鳳到慶源府請狗于節制使宋

希美臣止之曰既有勅書又有國今義不可從又到鏡城郡令頭目奪
民狗甚愛之臣潛囑其主竊去鳳怒曰宰相豈不知之何惜一隻狗乎
分遣頭目還奪其狗又奪民狗四隻以來鳳求狗食臣又不與鳳益怒
還二狗于主臣又令狗主悉將去鳳到吉州大怒逼其主牽狗來怒不
納送臣所處臣匿不出又求頭目等毛套不得怒益深杖通事鄭安中
又使頭目爭打驛吏鳳親自彈射垂死乃已都巡察使柳殷之初語臣
曰海青獲三連則足矣過則不可也後鏡城人捕海青一連臣匿林下
密使鷹師見之詐曰此非海青乃提綱也今飛放適有人捕白提綱以
來鳳見之曰感哉此豈海青耶速令飛放 上曰往年卿與殷之匿一
海青予乃驚駭取來進獻卿知予意何乃巧詐以起疑端乎况殷之辭
日子語之曰前年多獲海青今年不多則是可慮也雖獲數十連無傷
焉予之本心如是不啓而用詐擅放乎澄王啓小臣愚惑深厭多數
故飛放之召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安純申商等曰予即位以來事大
之事無絲毫行詐今澄王致誤大事奈何奈何前年使臣以權豆所進
之鷹爲疑予指天地日月而辨之予若有小嫌則愧天忤人而心不自
安矣往年有獻議云若多捕則後日之弊無窮不如小捕之爲愈予不取

之前朝大臣累行詐譎 太祖高皇帝譴責不貸開國之後率先歸附
事之彌勤 帝待之以厚至 太宗皇帝我 太宗敬事甚篤傳至寡
躬至誠臣事累蒙褒獎之恩近來勅書丁寧切至前後所無當此之際
若有非違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必爲天下笑矣可不寒心乎欲將澄玉
殷之置大刑告諸使臣斯無愧恨若然則使臣必疑往日亦有如此之
詐若秘不發則恐後日傳聞于朝廷處之甚難熟議以聞思誠軫綢等
以爲若以放鷹聲罪則盛等聞之必疑曾有如此之詐姑置放鷹之事
以竊狗爲罪而治之則可矣喜純等以爲直論其罪後無悔焉 上曰
大臣之意雖若是予之已往所爲無有行詐天地神明實所共鑑依喜
等議以實施行何如喜純等曰此言不發則姑置勿論可矣萬一披露
則悔將無及若以聲罪放鷹爲難則責以海青相似之鷹何不報國家
而擅放手則似合於理思誠等強之曰爲國不可無權請乞從臣等之
議 上曰諸大臣之議如此予何舍衆而從少乎時夜向三鼓 上猶
少殿下澄玉于義禁府○甲戌議于政府曰明日冬至宴使臣至則予
當行禮世子至此行禮固不可未行禮而行酒亦不可前此正至世子
於使臣行再拜賀禮明早世子至館行賀禮何如僉曰 上教至當○

乙亥 上率百官行冬至望闕賀禮御勤政殿受群臣賀禮百官就

勤政殿西庭行 中宮賀禮內官承命稱有旨履長之慶與卿等同之

中宮賀禮有答辭自此始○王世子詣太平館與使臣行禮三使臣

各進段子一匹○命知申事安崇善邀三使臣至 上迎入勤政殿設

宴三使臣各進段子二匹東宮一匹回贈細麻布各三十匹○義禁府

鞠李澄王之罪以啓命收職牒外方付處○丙子受朝總輪對經筵○

尹鳳言李澄王於險遠地面艱苦來歸今聞受罪心有未安前日任孝

信運糧北邊極為勞苦及還罷職雖皆有罪乞賜寬貸命知申事安崇

善荅云一狗兒非重寶特一時玩好之物耳澄王誘愚民偷去姦詐莫

甚欺誑使臣實是欺天非他錯誤之比孝信專管運糧當依勅書而輸

使臣再詰不輸罪固不細然不至姦詐故只罷職二人之罪使臣雖請

予不可赦鳳曰 殿下不貸無如之何○丁丑受常參視事輪對經筵

○傳旨刑曹公處奴婢所生三口以上者免父母身貢五口以上者免

一子身役之法已立而無侍丁歸養之令實為未便自今公處奴婢內

年滿九十以上者所生皆給侍丁八十以上給侍丁一口外方居住無繼

母少兒十歲以下者之父及七十以上者之獨子雖未滿七十而有篤

疾者之獨子並勿令選上立役八十以上者之人丁未滿四口田不滿四結者勿論公私賤並令復戶以安其生○大司憲申槩等啓聽訟之際事于朝士則以書劾問巧飾答通不即輸情甚爲未便請依前例三品以下親進劾問 上曰待朝士不可輕賤故已立親問之禁何可輕改槩曰自立相爲容隱之法未盡推劾決事爲難 上曰然遂傳旨刑曹官吏推劾罪人之際相爲容隱之親亦皆拿來憑問傷恩敗倫實爲未便謀反以上外母得拿來推考已曾立法若其立證受罪之事則已矣至於相考之事亦拘容隱之禁未得推問以致淹延亦爲未使其立證受罪事外相爲容隱族親推考條件令政府諸曹同議以啓○戊寅受常參輪對經筵○命左議政孟思誠知申事安崇善修宗室譜牒○上聞甲山郡捕土豹命安崇善告于使臣昌盛曰無乃捕海青乎崇善曰甲山地面捕土豹一隻 殿下喜甚今臣告之盛曰十隻土豹那似一連每青土豹則吾不喜崇善又告張定安定安曰若海青則予當往迎土豹則遣頭目賚來又云柳宰相來示畫海青予云予解看生海青不解畫海青也崇善曰本國不知海青之形曾問於陳內史畫之大人深知海青品色致 殿下令質問耳盛與定安曰若捕海青則吾等

雖至遼東須及送之崇善曰苟捕之 殿下豈容留耶○御思政殿觀

宗親打毬○已卯受常參輪對經筵○百戶崔真辭引見于思政殿命

左副代言俞尚智饋之真謂尚智曰吾族崔宣尹得生願落完恤母兄

年過八十若死乞令厚葬尚智以啓即傳旨成川賜得生海菜一百束

○庚辰咸吉道鏡城郡捕海青一連命知申事安崇善告于使臣昌盛曰

向以來崇善曰鏡城府捕得海青 殿下至喜令臣告之盛大喜促呼

尹鳳張定安相與喜躍○命內官韓龍鳳賚別膳贈三使臣○辛巳鏡城

都護府使池有容上箋謝賜衣○尹鳳歸第重富家命內官崔濕賚別

膳贈之○壬午尹鳳邀昌盛張定安宴于重富林亭命內官崔濕賚別

膳贈之館伴盧閑金益精及柳殷之朴信生韓確等與焉有命也○同

知春秋館事鄭麟趾上書曰今進歐陽脩論奏甚得史官之職今我國

家禮義政刑及可否論議一依歐陽脩所論令春秋館逐時修撰名曰

時政記其餘機密事及人物賢不肖等事自如成法以待後日則國史

庶幾不至於踈漏下議政府同議僉曰法立弊生宜仍舊 上又曰予

於前日欲以工曹參議趙資稷行上護軍兵曹啓以僉知中樞行上護軍

則已有前例以參議行軍職者未之見也予姑從之今更思之曾經僉

知者則雖行上護軍自有其實不經僉知而授行上護軍則其稱僉知
 似乎檢職以東班行西班職事無乃不通之法乎喜等曰以西班行東
 班以東班行西班已有前規何獨於參議不通乎 上又曰律學雖差
 教官訓導亦未盡得其要且厭賤辱欲以刑曹正佐郎兼差律學使之
 考驗喜等曰依禮曹檢詳官例兼差一人則必有相益其職銜則稱為
 律學檢詳官為便 上又曰懷安君女婿李大生今拜監察憲府不署
 告身疏請改差予則以為懷安受罪之後 太宗許大生為婚意欲通
 仕路也且朴景武曾經監察之任而獨於大生不通何如喜思誠等曰
 在 太宗朝雖若此在今日不可以 太宗之例待之宜授他官安純
 曰他官亦過矣何必授監察從喜等議○癸未受常參視事禮曹判書
 申商啓前朝士民居父母之喪以日易月不能行三年者多矣或有廬
 墳三年者世皆稱羨而旌表之今則皆行三年之喪廬墓者比比有之
 或折指以藥病親或不作佛事一從家禮今下褒獎孝子之命詳定所
 不論輕重並令旌門除職至為無等乞一等則叙用旌表其次錄用
 若割指等事雖過中制出於至情乞依上等施行 上曰學者尚未知
 道理邪正况愚民不知學問其為親感於佛事感於巫覡以至斷指

之類雖不合於正道然其爲親心切者則取之可也商又啓向者回賜
倭客之布因其所獻多少給以十數而亦有零數所獻甚少則或無十
數而但有零數承文院提調以爲所獻之物雖薄給以零數甚爲猥碎
宜從成數臣意以爲大內殿使人則當用成數若宗貞盛之類則地隣
我國利其興販之便執些少土宜一年之內數往數來絡繹不絕豈可
常以成數給之乎請依前例并用零數 上曰麤布我國所產所進雖
微回賜之布不下十數可也更議以啓○甲申受常參經筵○命知申
事安崇善回贈昌盛黑麻布七十四匹石燈盞三事彩花席六張尹鳳張
定安各黑麻布四十五匹石燈盞三事彩花席六張東宮遣左輔德崔
萬理回贈盛黑麻布五十四匹鳳二十四匹定安二十五匹○命內官韓龍
鳳賚別膳贈三使臣○令館伴告昌盛張定安曰欲詣館餞尹大人偶
得泄瀉令世子代行告尹鳳曰泄瀉之疾今已小間然恐復發未進慕
華館餞宴禮之大節予當出餞姑令世子進焉○乙酉輪對○王世子
詣大平館餞尹鳳○十二月丙戌朔受朝參○使臣等各遣頭目問安
引見于思政殿○尹鳳使人曰 殿下明日勿餞于慕華館 上曰送別
大禮不可廢也○以金淑利爲廣興倉副丞李汀義盈庫副直長淑

利重富之女婿汀重富之妻族也○遣宣慰使宜山君南暉于留後司
同知敦寧府事趙資于瑞興○吏曹啓今於慶尚道冬乙背串已設牧
場請以迎日長髻州官兼任監牧官從之○丁亥辛慕華館餞尹鳳○
遣宣慰使中樞院副使尹重富于義州尹鳳本國火者也初在瑞興甚
貧賤永樂年間被選赴京出入禁闈于今三世欺誑 帝聰以捕海青
土豹黑狐等事連年來我貪求無厭恣行已慾於瑞興起第將爲退老
之計土田咸獲覲面求請以備家產使弟重富位至中樞至於族親靡
不受職其蒙國家之恩至矣猶爲不足鞍馬布幣亦區區請之無恥甚
矣本國之人爲本國之害使吾民奔走疲斃其於昌盛張定安何足
責乎自古天下國家之亂由於宦寺奉使而來者皆此輩也則上國之
政可知矣○戊子受常參視事許稠啓冒濫擊鼓者 聖上特以愛民
之仁不加罪責故擊鼓申呈者頗多憲府刑官案牘雲委不能遍察宜
懲冒濫之徒以省疏訟 上曰然元朝置中書省允欲擊鼓許訟者不
得越次而奏由是下情不達終致大亂皇明 太宗皇帝鑑元之失令
民直入殿庭訴究 帝皆親決之稠云臣觀中國之事臣民突入殿庭
奏聞于 帝帝於頃刻之間一言而決豈盡得其情乎宜擇任賢良辨

其是非然後復與大臣決其可否如我朝今日之事可也中國之事容
有不足法者申槩曰臣勞於下君逸於上以人主之至尊親決細微之
事豈其然乎有司存焉 上曰律文有妄告誤決之語宜以此律罪其
冒濫之徒河演嘗爲大司憲有一二冒濫之徒演按律懲之決訟官獄
訟稍省卿言然矣稠又啓昔王荊公云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周
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成王賜人臣不當用之樂其後程子非之曰荊
公不知人臣之道者也居周公之位行周公之事有何勞焉今養馬輩
押領牛隻交付遼東以如此之微勞欲受官職乃敢擊鼓申聞亦何心
哉在 聖上雖不遺小功在臣下固不當如是 上曰此輩實爲冒濫
宜下攸司推考懲之 上曰各品科田旣收租又收藁是祖宗成憲不
可輕改然 太宗時受科田者除收稅外橫斂他物者比比有之故議
者以爲收稅外今勿收藁卞季良以爲從仕者專以科田之藁養馬次
勿收藁未便古人云視百姓猶吾子視群臣猶吾四體視民之別
從古則然何不使收草以致臣庶之窮之乎 國家皆從此議迄至于今
收藁之法前朝亦有之乎申商曰前朝之時非唯收藁籠山絡野以爲
私田弊不可紀 上曰果是前朝衰季之事也今之收藁有定數乎申

梁曰從其實數十負收藁一束 上曰既收稅又收藁可乎若曰不可
不收藁則依頒祿之制公收其藁以頒若何槩及黃喜對曰以收藁爲
有弊則只收租稅可也何必公歛以頒之乎 上曰量減前數公收以
頒則庶幾士不患乏而民亦無弊矣當更議之喜等出 上請代言等
曰科田收藁之事何以處之金宗瑞曰臣受田六十餘結然豈能待此
以爲養馬之資歲刈野草或用田莊藁稈以支經費耳收藁之法徒使
貧人侵漁小民耳當收藁之際如或不足則代納米豆尤爲無藝臣非
自請清白而有是啓也不若只收稅耳權孟孫曰臣心以爲收藁之法
不可爲無益於日用然雖不收藁從仕之人亦可度日臣未受田之時
亦能從仕且今之從仕者多矣豈皆受田者乎京畿徭役倍於他道近
年加以支持使臣民戶騷擾不可勝紀十負一束之收雖有定制而因
緣侵暴貽患於民者容或有之公收以頒似爲除弊然一民之戶稅收以
私而藁收於官反有煩擾奔走之弊宜除收藁之法以革民弊且內資
內贍等公處收藁者亦令減數以裕民生 上曰公家不得已用藁處
則依司僕之例分定上納不使佃客納之則亦可除弊矣僉曰 上教
固是鄭甲孫曰請立除收藁之法以 上曰爾等之言深以爲然其議于

詳定所○御經筵○贈昌盛張定安人參各三十斤○命內官金淳齎
別膳贈兩使臣○日本國源融剛遣入獻土物回賜正布七十五匹○
己丑幸太平館餞兩使臣○庚寅御思政殿觀宗親打球○辛卯幸慕
華館餞昌張兩使臣○命義禁府囚鞠使臣房守小通事匠人等○司
憲府啓同知中樞院事柳殷之隨使臣歸咸吉道擅自先來請罪之命
外方付處○壬辰御經筵○領議政黃喜辭職曰臣老疾交攻聾暗日
加况今冬暖無冰實由臣備負而然乞罷臣職 不允○遣內官嚴自
治于平安道看養海青○癸巳以韓昌壽判敦寧府事崔士儀同知敦
寧府事禹承範吏曹右叅判鄭淵兵曹左叅判李兢工曹右叅判趙末
生同知中樞院事李尚興慶昌府尹李孟珍漢城府尹金孝貞吏曹左
叅誠尹璠右叅議琴柔刑曹右叅議辛引孫工曹右叅議尹炯同副代
言裴屯右司諫李堅基司憲執義權克和知司諫院事○賓客鄭招等
啓書筵官負請兼春秋館職事 從之○傳旨吏兵曹允除授薦狀及
告狀者預呈吏曹詳加磨勘已曾立法而冒濫者尚多自今七月都目
則六月十五以前十二月都目則十一月十五以前預呈薦狀銓
曹磨勘啓聞施行過限後雖擊鼓申呈式例勿啓○甲午受常叅視事

經筵○傳旨承政院大閱 祖宗之成憲國家之大事不可廢也每因使臣之來以軍額之小不得閱兵至于累年然使臣之來無歲無之不可不習欲停明年番上侍衛及溫水幸行時侍衛牌待九月徵兵諸道以行大閱何如其與政府大臣議啓黃喜以爲何必盡徵諸道之兵每年以番上軍士閱兵則諸道之兵迭相遞代無不肄習者雖中國使臣見之必謂番上軍耳不盡徵兵於四境也思誠軫等以爲明年則盡徵大閱其後則以番上軍士年年講習似爲便益 上曰將議于兵曹及三軍都鎮撫○平安道監司馳報野人四百餘騎突入閭延之境標掠人物江界節制使朴礎率兵追之還奪被擄人二十六口馬三十四匹牛五十隻我國人戰死者十三中箭者二十五日暮未得窮追 上怒甚即召黃喜孟思誠權軫入番都鎮撫趙未生兵曹判書崔士廉等議曰野人之發忿者無他以其標掠人民逃來我境若係本國則仍還其業係上國則隨即發還以此含怨即今作變本國未得窮追者以不可擅越上國之境也具此意奏聞何如喜未生士康等以爲當女真來侵之時我師雖追入中國地面是乃禦之固無害於事大之義 帝何咎哉今中國待我甚厚然以舉兵入境預先奏達於義未便且野人至頗人面獸

心不可校也若欲掃除種類則不可馭戎之策古昔聖賢已詳言之矣
思誠軫等以爲依 上教奏聞爲便○遣上護軍洪師錫于江界間延
審察接戰之狀賜戰亡軍官各米豆五石軍卒三石○鄭氏上言曾嫁
前夫兵馬使李陽實生三女二女先死一女獨存及陽實歿女子來祭
之嫡妻南氏及子繼孫承孫等撤取奠饌黜于門外狀訴憲司憲司
因陽實遺書稱無妾子之語決之曰知子莫如父而遺書明白以女子
爲非陽實之子實深痛悶命政府六曹同議以啓○乙未受常參經筵
○司諫院上疏曰賞罰國家之重典廉恥士夫之大節當罰不重則勸懲
之道不明廉恥道喪則貪污之風日滋誠不可不重也曩者趙未生
特蒙 上恩幸執政權多受賄賂以至賣官允所利已靡所不爲上負
聖恩下汚士風其爲犯賊不止於死歲在庚戌還授職牒得齒宰列允
在見聞莫不失望今又除顯秩仍授兵權其勸善懲惡之典何砥礪名
節之道何伏望 殿下亟收是命以正士風以戒後來不勝幸甚 上
曰前日還給職牒時已言未生不可永廢之意勿復言○司憲府上疏
曰廉恥臣所當礪貪污法所痛懲不可輕宥也趙未生本以寒微過蒙
上恩位至宰輔久居權要宜當小心敬謹圖報萬一不此之願縱肆已

愆廢良爲賤私通書狀密收船價土田臧獲白銀段子公然受賂賣官鬻爵靡所不爲至在丙午事覺推覈職至絞刑 殿下特從寬典只收職牒竄逐于外得全首領以保餘生實末生之幸也不數年間召覈京都又授職牒得列宰輔大小臣僚固不缺望今反加爵位又兼鎮撫之權覲面周行臣等不勝驚駭反復思之開國以來大臣貪污不法以累士風未有如此其甚者也此而優容則貪墨之徒終無忌憚廉恥之道將自此而喪矣伏望殿下還收是職以礪士風以戒後來不允○召黃喜孟思誠權軫崔閔德許稠安純趙末生鄭欽之崔士康等引見安崇善金宗瑞于思政殿更議其一曰前日所議奏聞可否何如欽之純思誠等以爲奏聞則野人聞之必有畏服之心本國受辱至此不可忍置宜奏聞軫以爲野人之怒無他中國人來則入送本國人來則納之以此含怒來攻且今余小所倘是遼東統屬之人則不可不奏士康末生等以爲雖不奏聞當每戰之時不分彼土追逐無妨稠以爲彼與禽獸無異雖奏不畏且准不准亦難必也固我邊境以待二三年則必來請和宜厚加撫綏閔德以爲臣曾知其處行兵甚難雖得奏准難以制之且不准則彼人聞之必更肆毒宜停此舉喜以爲此輩烏合之衆制之甚難且唇亡齒寒古

人所戒攻初面野人則深處野人必來扶援同力戰攻必有後患其二
曰如未得奏聞則遣使致問何如士康輪等以為今洪師錫往閩延探知
事變回還後更議施行喜以為受辱含默似不可待師錫之還更議遣
人詰問欽之未生等以為遣使責還所掠人民彼若回心投降則待之
如舊不還則姑置勿論自固封疆守禦為便純思誠等以為遣使致
問深恐反見拘留甚為不可且詰逃人所在則何以對之宜固守封疆
以待之稠以為高皇帝聞本國攻遼似若不聞其謀之宏遠如此宜
今嘿不言自固封疆上曰大臣之議予已知之謂安崇善曰明日召
承文院提調李兢判事人金聽等成奏草以啓然後更議諸大臣○命大
提學鄭招參判申檣提學鄭麟趾製會禮文武樂章歌詠太祖太宗
功德文舞曰於皇太祖應天順人奄有大東武威既戢文治以隆深仁
厚澤垂裕無窮武舞曰桓桓聖祖受天之龍既走納氏又捷雲峯義
旗言旋取彼凶殘者定武功東民以安文舞曰於昭太宗繼序增功
德由敬明治以仁隆畏天事大終始一誠億萬斯年永底隆平武舞曰
於赫太宗丕承武烈撥亂反正群情胥悅野人是懲島夷奔命四方
無虞惟功之盛○丙申受朝參輪對經筵○大司憲申槩等上疏曰趙

未生手握政柄十有餘年怙寵逞欲欺天罔上弄權賣爵凡於營生貪婪之計靡所不至富商大賈出入家庭趨赴之徒不絕其門役兵卒如奴隸斫伐木石崇侈室家凡爲士林罔不鄙賤天厭人怒終以敗露賂賂狼籍罪至於死特蒙矜宥止於流竄固宜置之邊裔以終其生流竄未久乃蒙召還召還未久又授職牒不厭人望物議紛紛誠宜痛自刻責悔悟改行乃與姻親吳儕妻又爭金帶財貨吝惜以借之物以至鬪訟於官其肯悔過自新以盡節於上者乎今者遽忝爵命宜當悚懼遜避以謝前惡而乃從容自得齒立朝班覲然不愧尊卑大小孰不嗤詆實小人無恥之大者也臣等竊恐此人復用則貪墨之風由是日滋廉恥之道由是日喪汚濁者無所懲身潔者無所勸而綱紀不立賞罰無章矣臣等又念 殿下用此人者必以其改行自新也今觀於喪敗之餘爭不爭之物無異前日秉權之時 殿下試察其情其爲悔過者乎抑爲頑然如昨者乎伏望 殿下察末生往日貪瀆罔上之情今日不改舊惡之心追收爵命置之叢秩公道幸甚不允○端川郡捕進海青遣鷹師賚赴進獻使朴信生之行○召崔閔佐許和河敬復鄭欽之趙未生李蕙崔海山等命安崇善議事其一曰去年送火炮于閔延

江界等處以備不虞然慮數少欲遣軍器監官負加送教習何如士康海山欽之麓等以爲已送火炮亦多姑先遣官吏及匠人教以放用之術又送鐵彈子爲便末生敬復等以爲前送火炮雖多恐或年久不用量宜加送爲便閩德以爲姑勿加送先遣火炮匠試其可用與否然後加送皮翎箭授官負往教之其二曰防禦之所不築城子未便於口子或築石城無石則設木柵以固備禦何如海山士康欽之麓末生敬復等以爲多石則用石無石則設柵多備火炮以固邊域閩德以爲沿邊築城又設小堡臣已上疏築石城設木柵臣之素志也其三曰大閱之法誠不可廢每因使臣之來以其軍少未得閱兵然使臣之來無歲無之不可以此而不習也且前者以姑息之計並停各道侍衛軍番上至去年乃令番上此亦羨法也予欲停明年番上侍衛及溫井行幸侍衛至秋并徵以行大閱何如海山以爲上教至當士康麓等以爲溫井行幸時侍衛軍士亦不可少宜仍舊番上後放之至秋並徵欽之敬復閩德等以爲只用當番軍士行大閱有同兒戲甚爲不可宜徵兵諸道但溫井行幸之時軍數之少亦爲不可依舊番上以衛行幸末生以爲軍數雖少無妨於理以番上侍衛與京中軍士每年閱兵則侍衛之徒

迭相逆代無不講習雖使臣見之必謂其番上軍士不謂盡徵兵也從敬復等議唯侍衛牌除番上當更思之○石見州藤觀心遣人獻土宜回賜正布三十匹○丁酉受常參輪對經筵○召掌令宋箕正言李謙之曰爾等再上疏以為趙末生不可復用以言官而固請宜矣然疏曰末生手握兵權十有餘年怙寵逞欲然其時所劾但徐佛背子除授隊長而已餘事皆已經赦未可論也且黃海道換監事但於今有令耳在昔日則人人常事予不咎焉况末生曾收職牒竄逐于外久矣去年議于大臣還給之其時諫官再三申請予不允從矧茲末生先王舊臣非予私用爾等所言斷不聽之○左副代言俞尚智歿賜米豆并三十石紙一百卷棺槨及石灰四十石○戊戌受常參視事 上謂左右曰近來使臣以留京師交結本國之人儉小之輩或相誣言今因頭目海全之言始知賣銀之濫至於此極謀利之人不畏鈇鉞若不重論無所懲戒宜置極刑以防後奸左議政孟思誠啓宜須懲惡○御思政殿觀宗親打毬○司憲執義李堅基掌令宋箕持平楊脩等來啓曰趙末生不可復用再疏陳請未蒙俞允臣等披閱文案所犯不小釋此不罪誰畏邦憲况末生所受土田贓獲至於金銀已滿死刑理宜置法 殿下特

以 太宗舊臣只逐于外得保性命誠未生之幸而朝廷之不幸也今又授以相位得齒朝班臣等未知所由不勝痛心若曰 太宗之舊臣不可不用則臣等又有說焉未生以 太宗之近臣過蒙 上德位至宰輔宜當敬謹盡節不此之念冒矐 天聽公然受賂靡所不至誠所謂大貪若廉大姦似忠者也倘其時 太宗及知則必置之於法且國家之所以爲國家朝廷之所以爲朝廷以其綱紀立而風俗正也今未生之罪縱釋不論則是綱紀不立也職吏之輩得列宰輔則是風俗不正也風俗不正則朝廷何由而尊乎此臣等之尤切痛心者也前朝之季林蘆之輩謂之貪婪至今傳聞雖鄙夫莫不寒心然林蘆之事則時至衰季猶可說也未生幸逢 聖明之代職忝近臣其用心至於如此是優於林蘆者也大抵用人必觀心行之正不正不取其容貌舉動今毀下取其容貌舉動不觀心行而用之則後必有山川爲標據執土田者繼踵而起矣其於防微杜漸何況未生罪目昭昭於史冊今無功德而遽授爵命則後人何以爲觀前者教臣等曰非予私心議于大臣臣等竊謂議復用未生者亦貪墨之輩也臣等請合於公道益於朝廷願廢下允從以正士風不允堅基等反覆申請者十一猶不允○命安崇

善往議政府議于黃喜孟思誠權軫許稠崔閏德河敬復趙未生鄭欽
之崔士康等曰今義州官吏欲捕逃僧遣人于連山把截雖爲庸僧遣
之然擅殺人至上國之境似違於法將加罪責乎姑置勿論乎喜等曰
義州官發差批送人遼東已有前例今不立法輒加罪責似爲未便
又議曰築江界閏延等城待洪師錫回還然後布置乎若待其還則節氣
必晚何以處之喜等曰待師錫來則節氣必晚宜亟送人且師錫不爲
城子而往雖還必更遣人看審城基然後布置則尤爲晚也又議江界
閏延郡守迺差之事遂以前摠制李恪爲江界節制使護軍朴訥生知
閏延郡事○崔閏德啓臣聞閏延等處口子居民每爲野人所擄臣願
亟擇地築城以謹防禦 上曰近因使臣西北人民困弊尤甚因循未
築閏德曰方今 上德深重雖不築城可也子孫千載倘有不賢之主
則必爲狄人之侵邊患必大矣且使臣無歲無之安得無使臣之日而
築之乎 上曰予將熟思之閏德曰臣當寢食猶思邊鄙之事築城置
敵臺已曾立法然敵臺之設無異於築城一石之轉皆用人力願勿築
敵臺以減民役 上曰予將議於大臣閏德曰閏延江界境連野人要
害之地須用有武才者 上嘉納即命安崇善選有武藝者以啓○